

木比女士 超人



超人

冰心女士著

* 文學研究會叢書 *

1936



目次

笑	一
超人	四
愛的實現	一四
最後的使者	二〇
離家的一年	二六
煩悶	四五
瘋人筆記	六二
遺書	七三
寂寞	一〇三
往事	一一〇

855
8272-7
24

笑

雨聲漸漸的住了，窗帘後隱隱的透進清光來。推開窗戶一看，呀！涼雲散了，樹葉上的殘滴，映著月兒，好似螢光千點，閃閃爍爍的動着。——真沒想到苦雨孤燈之後，會有這麼一幅清美的圖畫！

憑窗站了一會兒，微微的覺得涼意侵人，轉過身來。忽然眼花繚亂，屋子裏的別的東西，都隱在光雲裏；一片幽輝，只浸着牆上畫中的安琪兒。——這白衣的安琪兒，抱着花兒，揚着翅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笑容彷彿在那兒看見過似的，什麼時候我會……」我不知不覺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然的想。

笑

—

國家圖書館



001686051

嚴閉的心幕，慢慢的拉開了，湧出五年前的一個印象。——一條很長的古道。驢腳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溝裏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綠樹，都籠在溼煙裏。弓兒似的新月，掛在樹梢，一邊走着，似乎道旁有一個孩子，抱着一堆燦白的東西。驢兒過去了，無意中回頭一看。——他抱着花兒，赤着腳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笑容又彷彿是那兒看見過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

又現出一重心幕來，也漫漫的拉開了，湧出十年的一個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來。土階邊的水泡兒，泛來泛去的亂轉。門前的麥隴和葡萄架子，都濯得新黃嫩綠的，非常鮮麗。——一會兒好容易雨晴了，連忙走下坡兒去。迎頭看見月兒從海面上來了。猛然記得有件東西忘下了，站住了，回過頭來。這茅屋裏的老婦人——她倚着門兒，抱着花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同樣微妙的神情，好似遊絲一般，飄飄漾漾的合了攏來，綰在一起。

這時心下光明澄靜，如登仙界，如歸故鄉。眼前浮現的三個笑容，一時融化在愛的調和裏，看不分明了。



笑

三

超人

何彬是一個冷心腸的青年。從來沒有人看見他和人有什麼來往。他住的那一座大樓上，同居的人很多，他却都不理人家，也不和人家在一間食堂裏吃飯，偶然出入遇見了，輕易也不招呼。郵差來的時候，許多青年歡喜跳躍着去接他們的信；何彬却永遠得不着一封信。他除了每天局裏辦事，和同事們說幾句公事上的話；以及房東程姥姥替他端飯的時候，也說幾句照例的應酬話，此外就不開口了。

他不但是和人沒有交際，凡帶一點生氣的東西，他都不受：屋裏連一朵花，一根草，都沒有，冷陰陰的如同山洞一般。書架上却堆滿了書，他從局裏低頭獨步的回來，關上門，摘下帽子，便坐在書桌旁邊，隨手拿起一本書來，無意識的看。偶然覺得疲倦了，也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轉；或是

拉開簾幕望了一望，但不多一會兒，便又閉上了。

程姥姥總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個人；她端進飯去，有時便站在一邊，絮絮叨叨的和他說話，也問他爲何這樣孤零。她問上幾十句，何彬偶然答應幾句說，『世界是虛空的，人生是無意識的；人和人，和宇宙，和萬物的聚合，都不過如同演劇一般，上了臺是父子母女，親密的了不得；下了臺，摘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笑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與其互相牽連，不如互相遺棄；而且尼采說得好愛和憐憫都是惡……』程姥姥聽着雖然不很明白，却也懂得一半，便笑道：『要這樣，活在世上有什麼意思。死了，滅了，豈不更好，何必穿衣吃飯？』他微笑道：『這樣，豈不又太把自己和世界都看重了。不如行雲流水似的，隨他去就完了。』程姥姥還要往下說話，看見何彬面色冷然，低着頭只管吃飯，也便不敢言語。

這一夜他忽然醒了。聽得對面樓下淒慘的呻吟着，這痛苦的聲音斷斷續續的在這沉寂的
黑夜裏只管顫動。他雖然毫不動心，却也攪得他一夜睡不着。月光如水，從窗紗外瀉將進來。他想

起了許多幼年的事情，——慈愛的母親，天上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他的腦子累極了，極力的想攔絕這些思想，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直到天明，纔微微的合一合眼。

他聽了三夜的呻吟，看了三夜的月，想了三夜的往事。——

眠食都失了次序，眼圈兒也黑了，臉色也慘白了。偶然照了照鏡子，自己也微微的吃了一驚。他每天還是機械似的做他的事——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腦子裏，憑空添了一個深夜的病人。

第七天早起，他忽然問程姥姥對面樓下的病人是誰？程姥姥一面驚訝着，一面說：『那是廚房裏跑街的孩子祿兒；那天上街去了，不知道爲什麼把腿摔壞了，自己買塊膏藥貼上了，還是不好，每夜呻吟的就是他。這孩子真可憐，今年纔十二歲呢，素日家勤勤懇懇極疼人的……』何彬自己只管穿衣戴帽，好像沒有聽見似的，自己走到門邊。程姥姥也住了口，端起碗來，剛要出門。何彬慢慢的從袋裏拿出一張鈔票來，遞給程姥姥說：『給那祿兒罷，叫他請大夫治一治。』說完了，頭也不回，徑自走了。——程姥姥一看那鉅大的數目，不禁愕然，何先生也會動起慈悲念頭來，這是破天荒的事情呵！她端着碗，站在門口，只管出神。

呻吟的聲音，漸漸的輕了，月兒也漸漸的缺了。何彬還是朦朧朧的——慈愛的母親，天上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他的腦子累極了，竭力的想擯絕這些思想，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

過了幾天，呻吟的聲音住了，夜色依舊沈寂着，何彬依舊「至人無夢」的睡着。前幾夜的思想，不過如同曉月的微光，照在冰山的峯尖上，一會兒就過去了。

程姥姥帶着祿兒幾次來叩他的門，要跟他道謝；他好像忘記了似的，冷冷的抬起頭來看了一看，又搖了搖頭，仍去看他的書。祿兒仰着黑胖的臉，在門外張着，幾乎要哭了出來。

這一天晚飯的時候，何彬告訴程姥姥說他要調到別的局裏去了，後天早晨便要起身，請她將房租飯錢都清算一下。程姥姥覺得很失意，這樣清淨的住客，是少有的，然而究竟留他不得，便連忙和他道喜。他略略的點一點頭，便回身去收拾他的書籍。

他覺得很疲倦，一會兒便睡下了。——忽然聽得自己的門鈕動了幾下，接着又聽見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樣子。他不言不動，只靜靜的臥着。一會兒也便渺無聲息。

第二天他自己又關着門忙了一天，程姥姥要幫助他，他也不肯，只說有事的時候再煩你。程姥姥下樓之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繩子忘了買了。慢慢的開了門。只見人影兒一閃，再看時，祿兒在對面門後藏着呢。他躊躇着四圍看了一看，一個僕人都沒有。便喚道：『祿兒你替我買幾根繩子來，』祿兒趑趄的走過來，歡天喜地的接了錢，如飛走下樓去。

不一會兒，祿兒跑的通紅的臉，喘息着走上來，一隻手拿着繩子，一隻手背在身後，微微露着一兩點金黃色的星兒。他遞過了繩子，仰着頭似乎要說話，那隻手也漸漸的回過來。何彬却不會，拿着繩子自己便進去了。

他忙着都收拾好了，握着手周圍看了看，屋子空洞洞的——睡下的時候，他覺得熱極了，便又起來，將窗戶和門，都開了一縫，涼風來回的吹着。

『依舊熱得很。腦筋似乎很雜亂，屋子似乎太空沉。——累了兩天了，起居上自然有些反常。但是爲何又想起深夜的病人。——慈愛的……不想了，煩悶的很！』

微微的風，吹揚着他額前的短髮，吹乾了他頭上的汗珠，也漸漸的將他煽進夢裏去。

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屋角幾堆的黑影。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

慈愛的母親，滿天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不想了，——煩悶……悶……

黑影漫上屋頂去什麼都看不見了，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

風大了，那壁廂放起光明。繁星歷亂的飛舞進來，星光中間緩緩地走進一個白衣的婦人，右手擦着裙子，左手按着額前。走近了，清香隨將過來。漸漸的俯下身來看着，靜穆不動的看着，——目光裏充滿了愛。

神經一時都麻木了，起來罷，不能，這是搖籃裏呀！母親，——慈愛的母親。

母親呵！我要起來坐在你的懷裏，你抱我起來坐在你的懷裏。

母親呵！我們只是互相牽連，永遠不互相遺棄。

漸漸的向後退了，目光仍舊充滿了愛。模糊了。星落如雨，橫飛着都聚到屋角的黑影上。——

『母親呵，別走，別走！……』

十幾年來隱藏起來的愛的神情，又呈露在何彬的臉上；十幾年來不見點滴的淚兒，也珍珠般散落了，下求。

清香還在，白衣的人兒還在。微微的睜開眼，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屋角的幾堆黑影上，送過清香來。——剛動了一動，忽然覺得有一個小人兒，躡手躡腳的走了出去，臨到門口，還回過小臉兒來，望了一望。他是深夜的病人——是祿兒。

何彬竭力的坐起來，那邊綑好了的書籍上面，放着一籃金黃色的花兒，他穿着單衣走了過去，花籃底下還壓着一張紙，上面大字縱橫，藉着微光看時，上面是：

『我也不知道怎樣可以報先生的恩德。我在先生門口看了幾次，桌子上都沒有擺着花兒。——這裏有的是賣花的，不知道先生看見過沒有：——這籃子裏的花，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名字，是我自己種的，倒是香得很，我最愛他。我想先生也必是愛他。我早就要送給先生了，但是總沒有機會。昨天聽說先生要走了，所以趕緊送來。』

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然而我有一個母親，她因為愛我的緣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親麼？她也一定是愛先生的。這樣我的母親和先生的母親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母親的朋友的兒子的東西。祿兒叩上』

何彬看完了，捧着花兒，回到床前，什麼定力都盡了，不禁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

清香還在，母親走了！——窗內窗外，互相輝映的，只有月光，星光，淚光。

早晨程姥姥進來的時候，只見何彬都穿着好了，帽兒戴得很低，背着臉站在窗前。程姥姥陪笑着問他用不用點心，他搖了搖頭。——車也來了，箱子也都搬下去了。何彬淚痕滿面，靜默無聲的謝了謝程姥姥，提着一籃的花兒，遂從此上車走了。

祿兒站在程姥姥的旁邊，兩個人的臉上，都堆着驚訝的顏色，看着車塵遠了。程姥姥纔回頭對祿兒說：『你去把那間空屋子收拾收拾，再鎖上門罷，鑰匙在門上呢。』

屋裏空洞洞的，牀上却放着一張紙寫着：

『小朋友祿兒：

我先要深深的向你謝罪，我的恩德，就是我的罪惡。你說你要報答我，我還不知道我應當怎樣的報答你呢！

你深夜的呻吟，使我想起了許多的往事。頭一件就是我的母親，她的愛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感情，重要蕩漾起來。我這十幾年來，錯認了世界是虛空的人生是無意識的。愛和憐憫都是惡德，我給你那送藥費，裏面不含着絲毫的愛和憐憫，不過是拒絕你的呻吟，拒絕我的母親，拒絕了宇宙和人生，拒絕了愛和憐憫。上帝呵！這是什麼念頭呵！

我再深深的感謝你從天真裏指示我的那幾句話。小朋友呵！不錯的，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牽連不是互相遺棄的。

你送給我那一籃花之先，我母親已經先來了。她帶了你的愛來感動我。我必不忘記你的花和你的愛，也請你不要忘了，你的花和你的愛，是借着你的朋友母親帶了來的！

我是冒罪叢過的，我是空無所有的，更沒有東西配送給你，——然而這時伴着我的，卻有悔

罪的淚光，半弦的月光，燦爛的星光。宇宙間只有他們是純潔無疵的。我要用一縷柔絲，將淚珠兒穿起，繫在弦月的兩端，摘下滿天的星兒來，或在弦月的圓凹裏，不也是一籃金黃色的花兒麼？他的香氣就是悔罪的人呼籲的言詞。請你收了罷。只有這一籃花配送給你！

天已明了，我要走了。沒有別的話說了，我只感謝你，小朋友，再見，再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都是好朋友，我們永遠是牽連着呵！

何彬草

我寫了這一大段，你未必都認得都懂得；然而你也用不着都懂得，因為你懂得的，比我多得多！又及！

『他送給我的那一籃花兒呢？』
『祿兒仰着黑胖的臉兒，呆呆的望著天上。』

愛的實現

詩人靜伯到這裏來消夏已經是好幾次了。這起伏不斷的遠山，和澄藍的海水，是最幽雅不過的。他每年夏日帶了一年中積蓄的資料來，在此完成他的傑作。

現在他所要開始著作的一篇長文，題目是「愛的實現」。他每日早起坐在藤蘿垂拂的廊子上，握着筆，伸着紙，濃陰之下，不時的有嗡嗡的蜜蜂和花瓣落到紙上，他從沉思裏微笑着用筆尖挑開去。矮牆外起伏不定的漾着微波。驕陽下的蟬聲。一陣陣的叫着。這些聲音，都緩緩的引出他的思潮，催他慢慢的往下寫。

沙地上索索的腳步聲音，無意中使他抬起頭來。只見矮牆邊一堆濃黑的頭髮，繫着粉紅色

的綾結兒，走着跳著就過去了。後面跟着的卻只聽見笑聲，看不見人影。

他又低下頭，去寫他的字，筆尖兒移動得很快。他似乎覺得思想加倍的活潑，文字也加倍的有力，能以表現出自己心裏無限的愛的意思。

一段寫完了。還只管沉默的微笑的想。——海波中，微風裏，漾着隱現的濃黑的髮兒，歡笑的人影。

金色的夕陽，照得山頭一片的深紫。沙上卻蓋着直立的山影。潮水下去了，石子還是潤明的。詩人從屋裏出來，拂了拂桌子，又要做他下午的功課。

笑聲又來了，詩人拿着筆站了起來，牆外走着兩個孩子，那女孩子挽着他弟弟的頭兒，兩個人的頭髮和腮頰，一般的濃黑緋紅，笑窩兒也一般的深淺。脚步細碎的走着。走得遠了，還看得見那女孩子雪白的臂兒，和他弟背在頸後的帽子，從白石道上斜刺裏穿到樹蔭中去了。

詩人又坐下，很輕快的寫下去，他寫了一段筆歌墨舞的「愛的實現。」

晚風裏，天色模糊了。詩人捲起紙來，走下廊子，站在牆兒外。沙上還留着餘熱。石道盡處的樹

陰中，似乎還隱現着雪白的臂兒和飄揚的帽帶。

他天天清早和黃昏，必要看見這兩個孩子。他們走到這裏，也不停留。只跳着走着的過去。詩人也不叫喚他，只寂默的望着他們，來了，過去了，再低下頭去，蘊含着無限的活潑歡欣，去寫他的「愛的實現。」

時候將到了，他就不知不覺的傾耳等候那細碎的足音，活潑的笑聲。從偶然到了願望——熱烈的願望。

四五天過去了，他覺得若沒有這兩個孩子，他的文思便遲滯了有時竟寫不下去。

他們是海潮般的進退。有恆的，按時的，在他們不知不覺之中，指引了這作家的思路。

這篇著作要脫稿了，只剩下末尾的一段收束。

早晨是微陰的天，陽光從雲隙裏漏將出來。他今天不想寫了，只坐在廊下休息。漸漸的天又

開了。兩個孩子舉着傘，從牆外過去。

傍晚忽然黑雲堆積起來，風起了。一閃一閃的電光，穿透濃雲。接着雷聲隆隆的在空中鼓盪。海波兒小山般彼此推擁着，白沫幾乎侵到欄邊來。他便進到屋裏去。關上門，捻亮了燈。無聊中打開了稿紙，從頭看了看，便坐下，要在今晚完成這篇「愛的實現」——一剎那頃忽然想起了那兩個活潑玲瓏的孩子。

他站起來了，皺着眉在屋裏走來走去。又扶著椅背站著。「早晨他們是過去了。難道這風雨的晚上，還看得見他們回來麼。他們和「愛的實現」有什麼……難道終竟寫不下去？」他轉過去，果決的坐下，伸好了紙，拿起筆來——他只用筆微微的敲着墨盒出神。

窗外的雨聲，越發的大了。簷上好似走馬一般。雨珠兒繁雜的打着窗上的玻璃，風吹着溼透的樹枝兒，帶着密葉，橫掃廊外的欄杆。簌簌亂響。他遲疑着看一看表，時候還沒有到。他覺得似乎還有一線的希望。便站起來，披上雨衣，開了門，走將出去。

雨點迎面打來，風脚迎面吹來，門也關不上了。他低下頭，便走入風雨裏溼軟的泥濘，沒過了

他的脚面。他一直走去，靠著牆兒站着。從沉黑中望着他們的去路。風是冷的，雨是涼的，然而他心中熱烈的願望，竟能抵抗一切，使他堅凝的立在風雨之下。

一匝的大雨過去了。樹兒也穩定了。那電光還不住的在漆黑的天空中，畫出光明的符咒，一閃一閃的映得樹葉兒上新綠照眼——忽然聽得後面笑聲來了，回過頭來，電光裏，矮矮的一團黑影，轉過牆隅來。再看時又隱過去了。他依舊背着風站着。

第二匝大雨來了。海波濛濛。他手足淋得冰冷。不能再等候了。只得繞進牆兒，跳上臺階來，拭乾了臉上的水珠兒——只見自己的門開着門外張着一把溼透的傘。

往裏看時，燈光之下，書桌對面的搖椅上，睡着兩個夢裏微笑的孩子。女孩兒雪白的左臂，垂在椅外，右臂卻作了弟弟的枕頭。散拂的髮兒，也罩在弟弟的臉上，綾花已經落在椅邊。她弟弟斜靠着她的肩。短衣下露出肥白的小腿。在這驚風暴雨的聲中，安穩的睡着。屋裏一切如故。只是桌上那一捲稿紙，卻被風吹得散亂着落在地下。

他迷惘失神裏，一聲兒不響。脫下了雨衣，擦了擦鞋，躡着腳走進來。拾起地上的稿紙，捲着握在手裏。背着臂兒，凝注着這兩個夢裏微笑的孩子。

這時他思潮重復奔湧，略不遲疑的回到桌上，檢出最後的那一張紙來，筆不停揮的寫下去。雨聲又漸漸的住了，燈影下兩個孩子欠伸着醒了過來。滿屋的書，一個寫字的人，怎麼到這裏來了？避着雨怎樣就睡着了？惺忪的星眼對看着。怔了一會，慢慢的下了椅子，走出門外。拿起傘來從滴瀝的雨聲中，并肩走了。

外邊卻是泥濘黑暗，涼氣逼人。——詩人看着他們自來自去。卻依舊一聲兒不響。只無意識的在已經完成的稿子後面，縱橫着寫了無數的「愛的實現。」

最後的使者

詩人俯伏在衆神之王的腳下，禱告說：『神呵！你賦與我以絕特的天才，使我的詩思橫溢，使我筆下驚動了萬千的讀者。不過我細細的觀察，他們從我的詩中所得去的，只是憂愁，煩悶和悲傷。於人類於世界，只是些灰心絕望的影響。神呵，這難道是我唯一的使命麼？若這是你的旨意，我又何敢妄求；只是還求你爲無量數的青年人着想，爲將來的世界着想。』

光明的霧中，神飄揚着冰綃之衣，扶着銀杖，低眉聽他禱告——神悠然深思，微微的笑道：『從世界之始，至世界之終，這一端是空虛黑暗，那一端是縹緲混沌。人類的生命，只激箭般從這邊飛到那邊來去都不分明。因此悲傷是分內的，快樂是反常的。一個人能有多少日月，悲傷是他的穎悟；何必不使他心胸清明呢？起來去罷。』

詩人依舊跪在冰冷的石上，說：『神呵，你也說了，一個人能有多少日月，可憐他來去都不分明。何必不使他癡狂，使他沉醉，使他忘卻這分內的悲傷呢？倘若蒙你扶助我，我便死心蹋地的要擔當這個使命呵。』

神悠然深思，漫漫地舉起銀杖，指着詩人的心竅，清清楚楚的說：『現在，我更賜你無限的智慧，好和我這些縞翼珠纓的使者在心靈中有深密的接觸。我使你洩盡了宇宙的神祕，寫盡了人類的深思；看看能否遮蔽却人生的煩悶。好了，起來去罷！』

這時節無數羽衣蹁躚的使者，從光明中轉將出來，拉着手，繞着圈兒，唱着別神的曲。最後便揚起翅來，從神光中飛散了，下隱在塵寰裏。——詩人眼看着他們去了，便心滿意足的禱告說：『神呵，求你永遠扶助我。』

詩人坐在樹下濃陰中，雨點打到他心上來。他筆不停揮的成了一節很長的詩。他攜帶了這詩，先送給一個青年人。

青年人看了，默默的嗚咽贊歎，說：『你這詩好極了；洩盡了宇宙的神祕，寫盡了人類的深思。只是怎的增加了我無邊的煩悶？』

詩人接過詩來，憂憂愁愁的回去。他開始詛咒雨的使者。

雨的使者顯現在他面前，說：『詩人呵，你不要責備我。我本是生命樹上一滴的露珠，灑到地上來，變成了點點同情的眼淚，要使千萬人傷心的。』

於是這使者飛去了。

詩人夜闌起坐，星月的光射到他心上來。詩人又成了一首詩，立刻寄給他一個老朋友。

回信來了說：『你這詩好極了；可知人生如夢。來去都不分明，黑夜來到了，快樂又在那裏？』詩人將詩扯得粉碎，詛咒夜的使者。

夜的使者低着頭說：『我只會用萬條煩惱絲兒，穿起星兒，結就漫天的珠網，來籠絡住全世界的死和失望的。我只會懸起反映悲歡的月鏡，表現出古往今來無邊的慷慨抑鬱，來觸動人類』

的悲傷的。』

夜的使者也飛去了。

詩人走到水邊坐下，從水裏看見了對岸的花。花和水反映到心上來；詩人才思奮發，成了一首長歌。順手便遞給水邊一個浣衣的女兒。

她讀了幾遍，淚落下來了。說：『先生，你寫的這就是詩麼？這就是我心中常有的話，怎麼就說不出來？可是你替我說出來了，我心裏卻爲何又這般的感動？我明白了，原來……』詩人不等她說完，便連忙回身走了。

詩人默默的背倚窗戶站着。

水的使者蕩蕩漾漾的顯現了，說：『詩人呵，這又算什麼呢？我本是晝夜裏流着，輸送了人類的年華和興亡的事跡，來歸入那茫茫的大海的。』

花的使者很明媚的笑着說：『詩人呵，你錯用了我了。我只是發洩宇宙的靈氣，幻作千紅萬

紫；從地裏出來，要點穿世人的靈竅的。』

兩個使者攜着手飛去了。

詩人詛咒遍了下凡的使者。——最後便慚愧憂傷的到了衆神的王那裏，那些飛回的使者，正圍着神座站立着。

神莊嚴地說：『我知道你的來意。我原是說與你的；宇宙的神祕，和人類的深思，本不能遮蔽人生的煩悶。我的這些使者，何嘗不是隨時隨地輔助你，又何嘗不是愈輔助愈受你的詛咒呢？』

詩人俯伏流淚說：『神呵，你可憐見他們激箭般的年月，也爲着完成了我的使命。又何妨使他們暫時癡狂沉醉？我原知世上到頭都是空虛，但也何妨使他們暫時蒙蔽？』

神微微地笑道：『也罷，我賜給你最後的使者，他原未曾長成，只釀養在鴻濛的國裏。如今你試帶他到凡間一走，或者可以完成了你的志願。只有他能使山窮水盡，變爲柳暗花明。可是這也不是真的，世間一切都要模糊了！』

詩人稽首說：『我只要世界模糊，人間酣醉；我原只要……』

天外，翩翩地飛來雙翅雪白的嬰兒，挾着金斧，前面迴翔着，歡唱道：『詩人呵！我便是希望的使者，現在入世了。詩人呵，跟着我來！』

萬千的使者，圍繞着大神，在頌讚的歌聲中，一齊隱過去了。

到如今只有這枝金斧，劈開了黑暗，摧倒了憂傷。領着少年人希望着前途，老年人希望着再世；模糊了過去，拒絕了現在，閃爍着將來；歡樂沉酣的向前走——向着渺茫無際的盡頭走。

離家的一年

他和他的小姊姊對坐在石階上。小姊姊只低着頭織絨襪子。他左手握着絨球，右手抽着線兒，呆呆的坐着。戀家惜別的心緒，也和這絨線般，牽挽不斷的抽出來，又深深密密的織入這襪子裏。

十三歲的年紀，就要離家遠去，自然是要難受的。然而他是個要強的孩子，抵死也不肯說戀家不去的話。只因他不肯說出，他的眼淚只往心裏流，加倍的刺傷他的心。

當他去投考大學附中的時候，他父親不過是帶他去試一試罷了；想不到竟取上，名次又列得很高，他自己非常的喜歡。母親說他太小，取上也罷了，不去也使得。離家太遠了，自己也難受，家裏也不放心。父親也是這麼說。他自己卻堅執要去，說男兒志在四方，豈可坐失機會。他小姊姊也

說是去好。兩個小孩子，一吹一唱，高興的了不得。他父親和朋友們談起，他們都着實誇獎他一番。又說那大學的進學考，限制的很嚴，難得取上了，不去很可惜。——商量的結果，還是定了要去。

他母親忙着替他收拾這個，預備那個。小姊姊也不和他打架了，成日裏兩個人厮守着。又將自己最愛的一管自來水筆，也送給他——他們爲這一管筆會拌了一回嘴，至終被他小姊姊得去了。現在又無條件的送給他，他倒覺得不好意思。

小姊姊只比他大一歲，所以在他們的稱呼上，都加上個「小」字。

離着動身的日子。只有三天了。他漸漸的覺得難受起來，小姊姊也是如此，只是他們都不說出。小姊姊要替他織一雙絨襪子，織了三天纔成了一隻。

這時父親和一位年輕的朋友，從外院進來。小姊姊只管低着頭，他也裝做沒有看見。等他們一齊進入客室，小姊姊和他同時抬起頭來，笑了一笑。

父親在客室裏喚他。他連忙放下線球，走了進去。父親說：『這是大學教授周先生，後天你便跟他一塊兒走。周先生好照應你。』他便鞠了一躬。周先生看着他，和他談幾句話，他站了一會，搭

起着又走出來。

小姊姊悄聲問『叫你進去作甚麼？』他說：『叫我去見周先生，後天和他一塊去。』小姊姊說：『是大學的周先生麼？他的夫人我認得，是個很好看……』

父親同客人又出來了。他便站起來。小姊姊只得也鞠了一躬。

吃飯的時候，母親笑着說：『你要走了，叫你父親帶你和小姊姊出去玩一玩罷。』他搖一搖頭說：『我不去，只在家裏便好，出去又煩得慌。』小姊姊說：『我那襪子還沒織完呢。』父親說：『等你織完，他也畢業回來了。』母親不覺笑起來。

他在家裏也忙了兩天。有些東西，小姊姊一定要他帶去玩，他一定要留在家裏。母親看了笑說：『有現在的相讓，當初又何苦爲這些東西生氣？』他們都笑着，一面只管忙忙的，丟下這個，拾起那個。

這一天晚上，母親叫他到屋裏去，打開箱子叫他看，說『這邊是夾衣服，這邊是棉衣服；天氣一冷，千萬記着換上；這底下是被單……』他只管點頭答應着。父親站在一邊笑着說：『你不必

吩咐，他那裏記得這許多。橫豎冷了，也一般的知道穿。『這時小姊姊從自己屋裏進來說：『好容易趕完這雙襪子了，放在這邊角裏，你可記着。』放下了襪子，又說：『這是信封，都貼上郵票了。』他接過來說：『我已有了不少的信封了，做什麼又給我？』一看那十二個封面上都已寫好了，都是他小姊姊的名字；他隨手也放入箱子裏。

僕人進來，將幾件行李都細好了。母親和父親又囑咐他好些話。他這時真是傷心了，幾乎撐不住。心想不如小姊姊也和我打架，家裏的人都不理我，我去倒覺得無有牽掛；這樣真是太叫人難受。父親看出來了，便說：『你們早去睡覺罷，明天早車是七點鐘的，還要早起呢。』母親說：『可不是還得先到周先生那裏，李媽，叫他們明天早飯早一點開。』李媽答應着。他和小姊姊便出來了。

兩個人又坐在台階上，小姊姊說：『你到那裏就寫信回來；年假是什麼時候的，也早幾天告訴我。』屋內的燈光，從竹簾子裏射將出來，人影在地。小貓從廊下慢慢的走入他懷裏。他一面撫着小貓，一面說：『我走了，你可寂寞了。』小姊姊說：『我還有幾天，也就上學了，不過放學回來，也

是……」這時母親在屋裏又一連疊聲，催他去睡。他放下小貓站了起來；小姊姊也自回屋裏去了。

他走入屋裏，桌上都空了；開了燈坐了一會，心裏只亂亂的，躡着脚又走出來，院中無人，對面小姊姊屋裏，燈已經滅了。走了幾轉，又進去臥下。心裏想到校裏情形如何？功課怎樣？同學多少？想了半天，正朦朧欲睡；忽聽得外面叫門，又聽見隔壁黃家開門了。他重行臥下，睡魔又走了；翻來覆去，以後不知什麼時候睡着。

第二天五點鐘，他就醒了。開了門放進小貓來，在地下玩了一會。聽見李媽在院子裏和母親說話；就走進母親屋裏，坐在一邊，看着母親梳頭。心中萬分難過，似乎盼望母親留他不去纔好。母親抬頭看見，問道：『怎麼樣？你怎麼起的這麼早？』這時他萬禁不住了，便掏出手絹兒握着臉，嗚咽哭起來了。母親看着他也不言語。一會兒李媽進來，他連忙伏在桌上，不作一聲。

早飯開來了，他也吃不下去，胡亂用了一點。看時辰鐘已經六點，自己穿起長衣。僕人進來將行李搬出去。母親交給他幾張票子，說『打車票的錢在裏面，交給周先生罷。其餘的留着在車上

買點心吃，你今早沒有吃飽。別的錢父親都交給周先生了，他自然會給你的。」他含着淚點一點頭。一會兒車來了；母親說『走罷，父親還沒起來，不必告辭了。』他便走下台階。母親站在廊上喚道：『小姊姊呢？小弟弟要走了！』小姊姊在屋裏應了一聲，他便到小姊姊門口，低低的叩道『小姊姊，我可以進來麼？』門開了，牀上衾枕還散亂着，小姊姊穿着睡衣，站在鏡檯前，攏着頭髮。回頭看見他，便道『你要走了麼？』他又點一點頭，回身便走。小姊姊也不再言語。只有李媽送到門口，僕人就和他一同上車。

街上行人熙熙的來往，他想他們也有的是和我一般的離家遠去麼？他心裏只亂亂的，不住的擦着眼淚。

車停在一所洋樓的門口，許多的行李堆在階邊。幾個同學站在階上，周先生也在中間，看見他來了，便笑道：『你來正好，和他們一塊兒走罷；我還有些事未了，打算晚車去呢。』他不覺爲難起來，半天沒有言語。周先生看他躊躇，便道『你要是喜歡和我一同走時，行李先放在這裏，你下午四點再來罷。』他又喜歡了，連忙點頭說好。看着行李搬下去，便又坐上車和僕人一同回來。

他覺得滿街的太陽；牆上貼着許多的招貼，來時竟沒有看見。

到了家，跳下車夾，跑了進去。李媽在院子裏，先看見了，驚道『少爺怎麼又回來了？』他笑着點一點頭，也不答語。走進上房，見過了父母，說明了；便問『小姊姊呢？』母親笑道『你走了以後，她也沒有吃飯，就到黃家去了。』他便回身出來，走到黃家門口。小姊姊和兩個孩子正在院子裏玩，抬頭看見他，連忙走出來。他笑說『我不去了。』小姊姊看着他道『胡說你誑我呢？』他說『下午纔走，我們先回家玩去。』說話之間，他看見小姊姊的眼圈邊，餘紅未退。

一邊玩着，他兀自提心弔膽的，果然至終推不過下午四點，這是一走。小姊姊送到門口。看見他在車上哭了。

這回真上車了。周先生攜着他的手，擠了上去，找個座位，叫他坐下。自己却又走下月台去，和朋友說話，一直到車慢慢開動，纔走上來。他只背着臉，憑窗站着，想着父親母親，想着小姊姊——有許多事叫他非常的後悔；就是從前因為自來水筆打架，兩個人都哭了；還有為爭着看一本少年叢書，至終小姊姊擲過給他，他氣忿忿的拿起自己走了。他自恨當初為什麼和可愛的小姊姊，

這樣的過不去；想起一陣一陣的傷心。

周先生叫他坐下，和他說些閒話。他只低着頭，恐怕人家看見他的淚眼。一會兒車上的燈亮了，他們一起吃過點心。他漸漸的注意到車上別的坐客；周先生又把報紙遞給他，他看着「小說」和「趣聞」很覺得有味。以後眼睛疲倦，漸漸睡着。

嘈雜的聲音，將他攪醒了。車走的很慢，燈已經滅了；窗外的曉風，吹面生寒。他坐好了，拾起地上的報紙。周先生從那邊走過來，笑着向他說「到了，我們下車罷。」

矮矮的長牆，圍着廣大的草場。幾處很偉大的學校建築，矗立在熹微的晨光裏；使他振起精神來。穿過了草場，周先生走進「庶務處」，一會兒出來說，「你的宿舍定在東樓十五號，和這個堂役先去罷；我一會兒就來。」他答應了，曲曲灣灣的又上了東樓。

屋裏已有兩個同學，正在盥洗。看見他來了，知道是住在這屋裏的新同學；似乎驚奇他很小，便都走攏來招呼他，又叫堂役搬進行李。他一看門後貼着一張紙，三個名字，是王紀新，唐敬，最後的便是他。

那個大的同學說：『小唐你，先帶他吃早飯去罷；這屋裏的事，你不用管了。』小唐便和他出來，一邊走着，一邊問他是那裏人？從前在什麼學校念書？現在入的是那一班？他一一都說了。他覺得小唐極有趣，只有十五六歲光景；前髮覆額，戴着眼鏡，走路永遠是跳着。

進了食堂，他便坐在小唐的桌上。好些的同學都注意他，有的便過來和他說話。

飯後回到屋裏，周先生也來了。看着他收拾清楚了，又說：『我的家就在學校後面，從右數第五座樓上，你若去時，叫唐敬帶你去。』說着就走了。

這時那兩個同學都不在屋裏，他獨自在窗前站着；看見許多同學在操場裏踢球。小唐穿着運動的衣服，也在內中奔走。他又回來，開了小箱子。看見那些信封和襪子，猛然憶起小姊姊來，不覺退臥在牀上，拿枕頭蓋上臉；暗暗垂淚。

鐘聲響着，王紀新進來了。他裝做睡着，紀新叫起他來，說：『開學式要舉行了，到禮堂去罷。』他站了起來；紀新端詳了他的臉，卻也沒說什麼。

他坐在第一排椅子上，和他聯坐的都是些小的同學，卻沒有比他還小的。——校長的訓詞，

他聽得不甚清楚，只抬頭看着牆上的照片。

回來他便寫信，寫了四張紙，用了許多「嗚呼噫嘻」的字眼，寫完了，自己送在信箱裏。

午後小唐帶他到「庶務處」去買書，又替他介紹了幾個小朋友。有一個叫徐真的，帶着許多玩具，幾個小朋友便玩起來。惹得許多大學生都圍着看。

晚上他又難受起來，臥下也睡不着。翻來覆去的，滿屋漆黑。想想這個，想想那個，枕頭都溼了。自己後悔爲何竟然來了，在這裏多麼孤苦！半夜裏流淚，母親也不知道。想到這裏，不禁哭起來。小唐驚醒了，朦朧中勸慰他幾句。

第二天便上課了，下了堂便拿起書來念。心中雖難過，卻仍爲分些心，還覺得好些。周先生又來叫他，小唐勸他去走走，他怕羞不去。

又一天在食堂裏，接到了一封信。是他父親寫的封面，連忙拆開，父親一張紙，只說些安慰勸勉的話。小姊姊也一張，上面寫：

『最親愛的小弟弟：

你走了以後，我真是難受，真是太難受。吃晚飯時只有父親母親和我三個人。晚上我也睡不着，想你在火車上也必是睡不着。今天接到了你的信，我忍不住哭了，——沒有大哭——母親也很難過。

有許多的事，要告訴你；你的小貓不見了，我想是黃家那幾個弟弟抱走了。你記得從前他們的小雞丟了的時候，不是賴我們的小貓吃了麼？我也不敢問他們，恐怕母親要說。李媽說他們家的老貓，又要生小貓了，再抱一個給我們，我想這一次要一個小黑貓，你看怎樣？

我明天上學了，到也有個着落，省得在家裏，又悶得慌，又難受。

你在學校裏，要自己小心，也要用心功課，也不要和朋友打架——我知道你不會和人打架，除了跟我。

你看見周夫人時，替我問她好。

愛你的小姊姊

母親吩咐你說，天氣冷，要多穿衣服。身上要潔淨，要常洗澡，又及——

他看了很喜歡，折起來放在袋裏。徐真問『是誰給你的信？』他說『是我的小……是我的姊妹。』

他立刻回到屋裏，寫了一封回信。

一天一天的過去，他漸漸的熟了，朋友也認識的多了，功課又忙，便不十分想家。

秋節的時候，周先生叫他去過節。王紀新勉強把他送到周先生門口，按了鈴，自己跑了。他只得進去。

好清雅的院子——周先生和夫人一同站在廊子上，他連忙鞠了躬。談了幾句話，周夫人便請他到屋裏去。

壁爐上立着兩個銅盤，桌上白花的檯布，當中擺着一瓶的菊花，他四下裏看着。周夫人端過果點來，就坐下和他談話。問他『想家不想？』他笑着搖一搖頭。周夫人又問『你母親好麼？你有幾個弟兄？』他說『我母親好。我只有有一個姊妹，她也認得……』周夫人想了一想道：『你姊妹是不是叫意華？』他連忙說是。周夫人笑道：『是了，她是我的學生；怪道剛看見你時，覺得有些眼

熟，好像是在那裏見過似的，你們倒是像得很。」他只笑着。

周先生只在廊外看報。周夫人一邊走來走去做些事，一邊和他閒談。他覺得她服裝很瀟灑，風采也能動人。

明月當空，他們三個人在廊子上一同吃着飯，很快樂的。飯後坐了一會，他恐怕學校關門，便告辭了，踏着月色回去。

同學們都在樓下玩月。小唐拉他坐下，遞給他一塊月餅，笑說：「叫你去你不去，去了就這麼晚回來，我們都在這裏，只短你了。」他說：「我本想去去就來，周先生一定要留我過節。」又玩了一會，便各自回屋去。他臥下的時候，還不住的想着日間的事。

他在學校，功課成績很好，得了一張獎狀。他十分得意，寄回家去；父親來信很誇獎他一番。年假到了，卻因為特別的緣由，只放三天。同學們勸他不回去，他只是游移不決。至終母親來信說若沒有伴，天氣又冷，不回來也好。三天的假，還不彀來回走的。他纔死了心，不回去了。

三十晚上，幾個小朋友，在徐真屋裏，買些糕點，吃年夜飯；談談笑笑；大樂了一陣。十點多鐘纔

回屋去。

燈下王紀新遞給他一封信；是小姊姊寫的：

『小弟弟：

聽說你新年不回來了，失意得很。你們學校真特別，新年爲何只放三天！

這裏下了很大的雪，我獨自做了幾個雪人，立在院子裏。那天父親夜裏回來，以爲是賊，嚇了一跳。

我和同學們製了許多燈謎。我猜着很多，得了許多獎品。有一個謎，我猜不着，請你研究研究。

「斜竿上，掛件衣。可惜沾點土，還說日頭低。字一」

小姊姊」

他看完了，覺得十分有趣，便立刻坐下寫回信。

『小姊姊：

信收到了，今晚是三十晚上，想我寫信的時候，你們正在吃年夜飯。嗚呼，「每逢佳節倍思親！」

這裏雪也很大，我們只打雪戰，沒有做雪人。

你那謎我猜不着，我想明天叫同學們猜猜……」

寫到這裏，他沉吟了一會，想寫些笑話。忽然想起一件事便笑着往下寫：

「我們的國文先生，有一天給我們講到『杜威論思想』，他說，『杜威論思想，這思想不是你們小孩子胡思亂想的思想？也不是戲臺上唱的思想起來，好不傷慘人等的思想。這是……』」他說了半天，也沒有說出到底是什麼思想來，那神氣還非常的……」

這時小唐推門進來，看見王紀新已經睡下，他自己在燈下又笑又寫。便也笑道：「小人兒，你自己笑什麼？」他擡起頭來笑了，便將信遞過來，兩個人又笑了一陣。他便擱下未寫完的信，將那謎對小唐念了。小唐也想了半天。正說着話，王紀新醒了，說：「天不早了，你們睡罷；明天早起，我帶你們玩去。」他臥下剛要睡着，小唐在自己牀上，悄悄喚道：「小人兒，那字我猜着了，一定是『褚』」

字。」他一想果然有理，恐怕紀新又說，只答應了一聲，便不再言語。

這些日子，他運動過度。玩足球傷了踝骨，臥了幾天，心裏很不好過。月考時，又和一個平日很欺負他的同學聯坐。這同學強迫他將答案給他看，他又怕先生看見，又不敢不依他。心中又氣又急：考完了，回到屋子，自己哭了一場。小唐和王紀新都替他抱不平，要去和這個同學理論。他恐怕這同學以後要拿他洩憤，反尖及他們，不叫他們去。小唐又教他去告訴先生，他也不肯。過兩天再考時，進到課堂，座位竟都換了。他暗暗喜歡，又覺得希奇。事後小唐悄悄的告訴他，是王紀新私下和先生說的；紀新是大學最高級生，又和這位先生同過學，說話有些效力。

第一月考行過，春天便到了，他心中充滿了歡悅。一天一天的過去，花也開了，草也青了，離家也近了。

這一學期裏，他又添了兩件課外的事，就是從幾個大學生那裏學習音樂，如吹簫彈琴之類，他一學便會，衆人都稱贊他聰明。「音樂會」裏也有他的份。還有便是和小唐，徐真幾個小朋友，組織了一個「童子足球隊」；常常要求着大學生，和他們比賽。

他自己覺得精神很活潑。體格也增長，又習練了些辦事的才能；心中一喜歡，頻頻問着同學，他比初來時高了多少。

季考近了，他又忙又樂，便寫信回家報告放學的日子。

考完了，還有三天行畢業式；中間的日子，只是話別了。他和小唐因為王紀新今年畢業，便一塊兒請他吃了一頓飯，又合照一張相片。同時徐真又請他和幾個小朋友照了一張。

王紀新恰好同他一路，因為有事，打算早走。他自然是贊成的，便忙着收拾東西；一面報知了學監，便一同上周先生家裏去。

周先生和紀新在院子裏說話，他便走上廊子去。周夫人站在門口，讓他進來。一面笑問「考完了麼？」他說「考完了，打算明天就走，特意來告辭。」周夫人道「不是還有兩天麼？」他說「因為要和一位同學一路走，所以早些。」周夫人道「你到家時，替我問你母親好。還有你姊姊前些日子來了一封信，我因為病着，好久沒有回覆，也替我說一聲。」他答應着，看周夫人時，果然清減了許多。

這時聽得王紀新在外頭叫他，他對周夫人鞠了一躬，便連忙走出來。周先生看着他笑，說：「你長了許多，也比從前健壯了。你父親看見，必定怎樣的喜歡呢。」他低頭笑着——暮色裏，走出幾步，回頭看見周先生還站在門口。

明天早晨，小唐和幾個小朋友又有紀新的同班，都來送他們上車。彼此寫下住址來，約着通信。車開了，他和紀新站在窗裏，和月台上的同學，互揚着手巾，都覺得也有一番傷離惜別的情緒，只有小唐在月台上笑着跳着，跟着火車跑。直到火車出了柵欄，纔轉身回去。

他凝望了半天，回頭坐下。一道上和紀新說說笑笑，倒也一點不寂寞。

天色漸近黃昏，火車只管前進。遙遙的已經望見對面車站上的燈光，閃閃爍爍的如同繁星一般。紀新說：「快到了，你家裏有人來接你麼？」他看着前面，已經喜歡得不知怎麼好了；忽聽紀新問他，便說：「我想沒有罷，因我告訴我家裏是後天走。」紀新便道：「不要緊的，我送你到家。」他連忙說：「不必了，我認得道。」

車停了，一齊走出車站，紀新替他雇了車，看着行李載上了；便和他握手說：「我不上學校去

了，我們以後家裏見罷。」他聽着忽然覺得難過，也說不出話來。

到家了，進了外院。月影下，風吹樹葉蕭蕭；看見小姊姊穿着一身雪白的衣裳，背着臉站着，右手扶在花架上；看着地下兩個孩子，看不真切，彷彿是黃家兩個小弟兄。他心中一喜，疾忙低頭走入內院去，小姊姊也沒有看見。走到門邊，碰見李媽，正要說話，他連忙搖手不叫言語。

他父親和母親正吃着晚飯；看見他進來，都驚喜道：「你怎麼今天就回來了？」他笑着說：「因為有伴，所以考完就走。」母親十分喜歡，一面叫僕人去付了車錢，搬進行李。

父親問：「你看見小姊姊了麼？她先吃完了飯，在外院和孩子們玩呢。」他笑說：「看見了她，沒有看見我。」這時小姊姊已走到院子裏；他連忙迎了出去，得着小姊姊笑着行了一個舉手禮。小姊姊笑說：「這會子你不哭了。你記得去年那晚上，我們坐在台階上，說着話兒；你眼淚汪汪的，還假充好男兒呢！」他不好意思的笑了一笑。

煩悶

幾聲晨興的鐘，把他從疲乏的濃睡中喚醒。他還在神志朦朧的時候，已似乎深深的覺得抑鬱煩燥。推開枕頭，枕着左臂，閉目思索了一會，又似乎沒有什麼事情，可以使他不痛快。這時廊外同學來往的脚步聲，已經繁雜了，他只得無聊地披衣起來一邊理着桌上散亂的書，一邊呆呆地想着。

盥漱剛完，餐鈴響了，他偏不吃飯去；夾着書，走到課室，站在爐邊。從窗戶裏看同學們紛紛的向着餐室走，他的問題又起了：「到底是吃飯爲活着，還是活着爲吃飯？一生的大事，就是吃飯麼？假如人可以不吃飯，豈不可以少生許多的是非，少犯許多的罪惡麼？但是……」他的思想引到無盡處，不禁拿起鉛筆來，在本子上畫來畫去的出神。

不知站了多少時候，忽地覺得有人推門進來。回頭看時，正是同班友可濟和西真，也一塊兒夾着書來了，看見他都問：『你怎麼不吃飯去？』他微笑着搖一搖頭。他們見他這般光景，就也不說什麼？在爐旁站了一會，便去坐下，談論起別的事來。

要在別日也許他也和他們一塊兒說去，今天他只不言語，從背後呆呆的，看着他們。他想：『西真這孩子很聰明，只是總不肯用一用思想——其實用思想又有什麼用處，只多些煩惱，不如渾化些好。』又想『可濟昨天對我批評了半天西真，說他不體面人，要一輩子不理他。今天又和他好起來，也許又有什麼求他的事，也未可知。總之人生只謀的是自己的利益，朋友的愛和仇，也只是以此爲轉移，——世間沒有真正的是非，人類沒有確定的心性。』又想，『可濟的哥哥前幾天寫信來叫我做些稿子，還沒有工夫覆他，他哥哥……』這時同學愈來愈多，他的思潮被打斷，便拿起書來，自去坐下。

他很喜歡哲學，但今日卻無心聽講，只望着窗外的枯枝殘雪。偶然聽得一兩句，『唯物派說心即是物——世界上的一切現象，只是無目的底力與物的相遇。』這似乎和他這些日子所認

可的相同，便收回心來，抬頭看着壁上的花紋，一面聽着。一會兒教授講完了，便徵求學生的意見和問題，他只默然無語。他想：『哲學問題沒有人能以完全解答，問了又有什麼結果；只空耗些光陰。』

一點鐘匆匆過去了，他無精打采的隨着衆人出來。

回到屋裏，放下書，走了幾轉，便坐下，無聊的拿出紙筆，要寫信給他姊姊。這是他煩悶時的習慣，不是沉思，就是亂寫。

『親愛的姊姊：

我今天又起了煩悶了，你知道這裏的天氣麼？陰冷，黯淡，更將我的心情，冷淡入無何有之鄉了。

你莫又要笑我，我的思潮是起落無恆。和我交淺的人，總覺得我是活潑的，有說有笑的；我也自覺我是動的，不是靜的，然而我喜玄想，想到上天入地。更不時的起煩悶，不但在寂寞

時，在熱鬧場中也是如此。姊姊呵！這是爲什麼呢？是遺傳麼？有我的時候，勇敢的父親，正在烈風大雪的海上，高唱那「祈戰死」之歌，在槍林礮雨之下，和敵人奮鬪。年輕的母親，因此長日憂慮。也許爲着這影響，那憂鬱的芽兒，便深深的種在我最初的心情裏了。爲環境麼？有生以來，十二年荒涼落漠的海隅生活，看着渺茫無際的海天，聽着清晨深夜的喇叭，這時正是湯琵琶所說的『兒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的境象了。——現在也是如此——年紀和家庭，那能起什麼身世之感？然而幼稚的心，那經得幾番淒動，久而久之，便做成習慣了。

可恨那海隅生活，使我猶學無友，只得和書籍親近。更可恨我們那個先生，只教授我些文學作品，偏偏我又極好他。終日裏對着百問不答神祕的「自然」，替古人感懷憂世。再後雖然離開了環境的逼迫，然而已經是先入爲主，難以救藥了。

我又過了八年城市的學校生活，這生活也有五六年之久，使我快樂迷眩，但漸漸的又退回了。我的同學雖然很多，卻沒有一個可與談話的朋友。他們雖然不和我太親密，卻也不

斥我爲怪誕。因爲我同他們只說的是口裏的話，不說心裏的話。我的朋友的範圍，現在不只在校內了。我在海隅的時候，只知道的是書上的人物，現在我已經知道些人物上的人物。姊姊呵！罪過的很！我對於這些人物，由欽羨而模仿，由模仿而疑懼，由疑懼而輕藐。總而言之，我一步一步的走近社會。同時使我一天一天的看不起人。

不往下再說了，自此而止罷。姊姊呵，前途怎樣辦呢？奮鬪麼？奮鬪就是磨滅真性的別名，結果我和他們一樣。不奮鬪麼？何處是我的歸宿？隨波逐流，聽其自然，到那里是那里，我又不甘這樣飄泊！

因此我常常煩悶憂鬱，我似乎已經窺探了社會之謎。我煩悶的原因，還不止此，往往無端着惱。連我自然也奇怪，只得歸原於遺傳和環境。但無論是遺傳，是環境，已的確做成了我這麼一個深憂沉思的人。

姊姊，我傲岸的性情，至終不能磨滅呵！我能咬着牙慰安人，卻不能受人的慰安。人說我具有冷的理性，我也自承認是冷的理性。這時誰是我的慰安，誰配慰安我呢？姊姊呵！我的眼

淚，不能在你面前掩蓋，我的歎息，不能在你耳中隱瞞，親愛的姊姊，「善美的安琪兒？」——你真不愧你的朋友和同學們贈你的這個徽號——只有你能慰安我，也只有我配受你的慰安。你雖不能壅塞我眼淚的泉源，你卻能遏止這泉流的奔湧。姊姊呵！你雖不和我是一樣的遺傳，卻也和我是一樣的環境，怎麼你就那樣的溫柔，勇決，聰明，喜樂呢？——雖人家也說你冷靜，但相形之下，和我已相差天地了——我思想的歷史中的變遷和傾向，至少要有你十分之九的導力。我已經覺得是極力的模仿你，但一離開你，我又失了自覺。就如今年夏天，我心靈中覺得時時有喜樂，假期一過，卻又走失了。姊姊，善美的姊姊！飄開在覺悟海中——或是墮落海中，也未可知——的弟弟，急待你的援手呵！

年假近了，切望你回來，雖然筆談比面談有時反真切，反澈底，然而冬夜圍爐，也是人生較快樂的事，不過卻難爲你走那風雪的長途。小弟弟也盼望你回來，上禮拜我回家去的時候，他還囑咐我——他決不能像我，也似乎不很像你，他是更活潑爽暢的孩子。我有時想，他還小呢，十歲的年紀，自然是天真漫爛的。但無論如何，決不至於像我。上帝祝福他！只叫他永

遠像你，就是我的禱祝了。

姊姊！風愈緊了，雪花也飄來了。我隨手拿起筆來，竟寫了六張信紙，無端又耗費了你五分鐘看信的工夫，請你饒恕我。親愛的姊姊，再見罷！

你憂悶的弟弟」

匆匆的寫完了，便從頭看了一遍，慢慢的疊起來。自己挪到爐邊坐着，深思了一會，又回來，重新在信後註了幾句；

「姊姊！你看了信，千萬不必過分的爲我難過。我的思潮起落太無恆，也許天明就行無所事了。我不願意以無端的事，不快了我，又不快了你。

註完便封了口，放在桌上。——其實這信，他姊姊未必能夠看見。他煩悶時就寫信，寫完，自己

看幾過。臨到付郵的時候，說不定一剎那頃，他腦子裏一轉個彎兒，便燒了撕了。他不願意人受他思想的影響，更不願意示弱，使人知道他是這樣的受環境的逼迫。橫豎寫了，他精神中的痛苦，已經發洩，不寄也沒有什麼，只是空耗了無數的光陰和紙筆。

這時場院裏同學歡笑奔走的聲音，又散滿了，已經到了上午下課的時候。他覺得餓了，便出來自己先走到餐室裏。一會兒同學們也來了，一個個凍紅着臉，搓着手，聚在爐邊談話。可濟回頭看見他，便問『這兩點鐘沒課，你做什麼來着？』他說：『沒做什麼，只寫了幾封信。』可濟說：『正是呢，我哥哥等着你的回信，千萬別忘了。』他點一點頭，

飯後走了出來，大地上已經白茫茫的了，空中的雪片，兀自飄舞。正走着，西真從後面趕上，說：『今天下午四點的委員會，你千萬要到。』他便站住了，說：『我正要告訴你呢，今天是禮拜六，昨天我弟弟就寫信叫我早些回去。大概是有點事。今天就請你替我主席罷，我已經告了假了。』西真道：『你又來，那能有這樣湊巧的事。你若不去，他們又該說你了；辦事自然是難的，但你這人也未免太……』他沉下臉來說：『太什麼？』西真咽住了笑道：『沒有什麼，不過我勸你總是到了

好。」他低下頭走着，半天不言語，一會兒便冷笑道：「我也看破了。每人都要弄聰明，我何苦白操這一番心？做來做去，總是這麼一回事。什麼公益？什麼服務？我勸大家都不必做這夢了。撒手一去，倒可以釋放無數勞苦的衆生。其實我也不用說別人，我深深的自己承認，我便是罪惡的魁首，魔鬼的頭兒。」西真聽了，也不說什麼。這時已經走到他屋門口，他又說：「其實——我倒不是爲這一個，我今天真有點事，請你千萬代勞；全權交給你，不必再徵求我的意見。」西真遲疑了一會，說「也好。」他便點一點頭進去了。

到了屋裏，百無聊賴。從凍結的玻璃窗裏，往外看着模糊的雪景，漸漸的困倦上來；和衣倒下，用手絹蓋上臉，彷彿入夢。

不一會兒又醒了，倒在牀上呆想，心中更加煩燥，便起來想回家去。忽然憶起可輝的信未覆，不如寫了再走，拿起筆來，卻先成了一篇短文字：

『青年人的危機：

青年人一步一步的走進社會，他逐漸的看破「社會之謎。」使他平日對於社會的欽慕敬禮，漸漸的雲消霧滅，漸漸的看不起人。

社會上的一切現象，原是只可遠觀的。青年人當初太看得起社會，自己想像的興味，也太濃厚；到了如今，他只有悲觀，只有冷笑。他心煩意亂，似乎要往自殺的道路上走。

原來一切都祇是這般如此，說破不值一錢。

他當初以為好的，以為百蹴不能至的，原來也只是如此。——這時他無有了敬禮的標準，無有了希望的目的；只剩他自己獨往獨來，孤寂淒涼的在這虛偽痛苦的世界中翻轉。

他由看不起人，漸漸的沒了他「愛」的本能，漸漸的和人類絕了來往；視一切友誼，若有若無，可有可無。

這是極大的危險不是？我要問作青年人環境的社會！

一方面他只有苦心孤詣的傾向自然。——但是宇宙是無窮的，蘊含着無限的神祕，沉

靜的對着他。他有限的精神和思路，對此是絕無探索了解的希望。他只有低徊，只有讚歎，只有那渺渺茫茫無補太空的奇怪情緒。

兩種心理，將青年人懸將起來，懸在天上人間的中段。

這是極大的危險不是？青年要問宇宙，也要問自己。

青年自己何嘗不能爲人生和宇宙，作種種完滿的解答？但理論是一件事，實踐又是一件事。他說得來卻做不到，他至終仍是懸着。

這兩方面，又何嘗不可以「不解之解」解決了？但青年人不能升天，不甘入地；除非有一方面能完完全全的來適應他。

宇宙終古是神祕的；但社會又何妨稍稍的解除虛偽和痛苦，使一切的青年人不至於不着邊際？

極大的危險，已經臨到了，青年自己明明白白地知道——」

他一口氣寫完了，看了一遍，放在旁邊。找出可輝的信來，呆呆的看着，半天，很昏亂的拿起筆來，又寫：

「可輝兄：

前幾天從令弟處轉到你的信；你「月夜」的詩，也拜讀了，很好。我也是極喜歡月夜的，我經歷過的海上和山中的月夜，那美景恐怕你還沒有遇見過。但我總覺得月夜不如星夜；月夜的感覺散漫，不如星夜那般深沉。燦爛的繁星，襯着深藍的夜色，那幽深靜遠的太空，真使人微歎，使人深思，使人神遊物外呵！我有時對着無星的月夜，恨不得將心靈的利斧，敲碎月明，幻作萬千星辰，叫他和着風中的密葉繁枝，頌讚這「自然」的神祕。你也曾有這種的幻想麼？

論到文學創作問題，天才以外的人，自然總不如天才的創作那般容易。——這容易不

是多少的問題——因為見得到是一件事，寫得出又是一件事。天才的觀察，也許和別人一般，只是他能描寫得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深刻，便顯得高人一着，不過將創作文學的責任，交付天才，也有一件危險，他的秉賦不同，感覺從他腦中滲過的時候，往往帶着極濃厚的特具的色采：樂便樂到極處，悲也悲到極處。愈寫得動人，愈引導閱者趨向他偏窄的思路上去，他所描寫的對象，就未免模糊顛倒了。至此牽連到文學材料問題，我又起怪想了，宇宙中一切的事物，在在都是可描寫的；無論在山村，在都市，只要有一秒鐘寂靜的工夫，坐下想一想，站住看一看，我們的四圍，就充滿了結構非常精密的文學材料，又何用四處尋求呢？我主張與其由一兩個人——無論是否天才——來描寫，不如由大家同來實地觀察，各人得着自己的需要。一兩個人的感覺和文字，怎能寫盡這些神祕，沒的玷辱隱沒了這無限的「自然」！

文壇上！真寂寞呵！我不信拿這些現時的文學界中人的人格，就足以支撐我們現代的文學界，然而他們的確已這樣的支撐了，真是——我也知止了，懺悔了。然而古往今來，其實也都是如此，古文學家或者還不如今，不過我們看不見，便只有盲從讚歎。何必多說？世界上

原只是滑稽，原只是虛偽，古人欺哄今人，今人又欺哄後人，歷史中也盡是一脈相延的欺哄的文字。

說到這里，我又想起你說我的話。你說我只能影響別人，卻不能受人的影響。你太把我看重了！我那里有影響人的力量？至於我受人的影響，是的確不少，你不理會就是了。你又勸我不要太往悲觀裏思想，我看這個不成問題，我近來的思想，幾乎瞬息萬變。告訴你一個笑話，我現在完全的贊同唯物派的學說。幾乎將從前的主張推翻了。不過我至終不承認我昨日的主張，以至今日的，明日的，也是如此。我年紀太輕，閱歷太淺，讀的書也太少。人生觀還沒有確定；偶然有些偏於憂鬱的言談和文字，也不過是受一時心境的影響和環境的感觸，不至於長久如此的，而且如不從文字方面觀察，我就不是悲觀的我。因此我從來不以思想的變遷爲意，任這過渡時代的思潮，自由奔放，無論是深悲是極樂，我都聽其自然。時代過了，人生觀確定了，自然有個結果。請你放心罷，我是不須人的慰安的，謝謝你。

「作稿問題，」我真太羞赧了，我不願意再提——附上一篇，是剛纔亂寫的。不過請你

看一看——這便是末一次。因為我愈輕看人，愈拿着描寫「自然」不當做神聖的事；結果是我自己墮落「自然」自殺。我不想再做了，不如聽「自然」自己明明白白地呈露在每個漁夫農婦的心中，覆蓋了無知無識的靈魂，舒展了無盡無邊的美。

到此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你所愛的孩子，我的小小弟弟，活潑勝常，可以告慰。

雪中的天色，已經昏暗了，我要回家去。歸途中迎面的朔風，也許和你樓旁的河水相應答。何不將心靈交託給這無界限的天籟，來替我們對語？

你的朋友」

匆匆的寫完，和那篇稿子一塊兒封了起來。又從桌上拿起給姊姊的信來，一同放在袋裏。檢出幾本書，穿上外衣，戴上帽字，匆匆的又走出來；一眼望見西真和幾個同學，都站在「會議室」的門口目送着他。

街上只有朔風吹着雪片，和那車輪壓着雪地軋軋的細響。路燈已經明了，一排兒繁星般平

列着；燈下卻沒有多少行人，只聽得歸巢的寒鴉，一聲聲的叫噪。他坐在車上想：『當初未有生物的時候，大地上也下雪麼？倘若有雪，那纔是潔白無際，未經踐踏，任他結冰化水，都是不染微瑕的。又想『只有一家』是人生的安慰，人生的快樂麼？可憐呵！雪冷風寒，人人都奔走向自己暫時的歸宿。那些無家的人又將如何？——永久的家又在那里？』他愈想愈遠，竟然忘卻寒風吹面。忽然車停了，他知道已經到家了。

走進門去，穿過甬路，看見餐室裏只有微微的光；心想父親或者不在家。他先走上樓去。捻亮了電燈，放下書，脫了外衣，又走下來。

輕輕的推開門，屋裏很黑暗，卻有煖香撲面。母親坐在溫榻上，對着爐火。正想什麼呢。弟弟頭枕在母親的膝上，腳兒放在一邊，已經睡着了。跳盪的火光，映着弟弟雪白的臉兒，和母親扶在他頭上的手，都幻作微紅的顏色。

這屋裏一切都籠蓋在寂靜裏，鐘擺和木炭爆發的聲音，也可以清清楚楚的聽見。光影以外，看不分明；光影以內，只有母親的溫柔的愛，和孩子天真極樂的睡眠。

地站住了，凝望着，『人生只要他一輩子是如此！』這時他一天的愁煩，都驅出心頭，卻湧作愛感之淚，聚在眼底。

母親已經看見他了；他只得走近來，俯在弟弟的身旁。母親說：『你回來了，冷不冷？』他搖一搖頭。母親又說：『你姊姊來了一封信，她說……』他抬起頭來問道：『她說什麼？』母親看着他的臉，問道：『你怎麼了？』他低下頭說：『沒有什麼——』這時他的眼淚，已經滴在弟弟的臉上了。

瘋人筆記

其實我早就想下筆了：無奈他總不能寫，我一寫起來，就沒個完結，恐怕太乏倦。而且這裏面的事，說出來你們也不了解，這原是極糊塗極高深的話——但是有些聰明人勸我說：『你這麼一個深思的人，若不把這些積壓思想的事，盡情發洩出來，恐怕你要成爲一個……』他們的末一句話，至終沒有說出。我不知道他們是稱贊我，還是戲弄我。但這都不關緊要；我就開始的敘一件極隱秘極清楚的事情了。

太陽怎樣的愛門外的那棵小樹，母親也是怎樣的愛我——「母親？」這兩個字，好像不是這樣說法，只是一團亂絲似的。這亂絲從太初就糾住了我的心；稍微一牽動的時候，我的心就痛了，我的眼睛就酸了，但我的靈魂那時候卻是酣的。這亂絲，世上沒有人解得開，上帝也解不開！

——其實上帝也是一團亂絲，母親也解不開。

母親——也就是亂絲——常常說我聰明，但有時又說不要太聰明了，若是太聰明了，眼睛上就要長出翅兒來，飛出天外去了。只剩下身體在地上，烏鴉就來吃了去——但我想那不算什麼，世上的聰明人不止我一個。他和他，還有他；他們都是聰明人。沒有事會說出事來；一夜的濃睡之後，第二天起來，卻做了許多詩，說他們半夜裏沒有睡。看見人來了，就抱出許多書來，假裝看着；人去了，卻來要我替他們補鞋。他們的眼睛上，卻還沒有長出翅兒。烏鴉也不來吃他。這也是和富士山和直布羅陀海峽一樣，真可笑！

但無論如何，我不要多看着他們。要多看他們時，便變成他們的靈魂了。我剛纔不是提到那門外的小樹麼？就是這棵小樹，他很傾向對面屋上的一個石像。看來看去的，一夜發熱到了二百零百度，也就變成石像了。這話說起誰也不信，但千萬年以後的人，都來攝了他的影兒去，這卻是我親眼看見的。

我的屋子雖然又矮又小，但是一開起門來，就看見街道。就是天空，也比別人的闊大的多了。

這是第一件事使我落淚的——世人的鞋，怎麼這樣的容易破呢？使我整天裏一根繩子，拉來拉去的。但並不是他們要我補，是我自己喚住經過的人，要替他們補的。我想與其替他們補鞋，不如教給他們怎樣的走道。不過如他們都曉得怎樣走道，我也沒有了拉來拉去的材料了。

世間沒有一個人會寫出充滿了力量的字，若是有，也都成了「白的他」了。他的字，無論在什麼地方出現，我都會認得的。這又是一件使我落淚的事——他的字寫在書上，連紙頁都凹凸出來了，我便是閉着眼，也知道是他寫的。他是王子，誰不知道呢？他天然的有一種腴腆含愁的樣子。他母親是印度人，這是我所知道的，無怪乎他是這般的溫柔潔白了。世界上只有印度人是溫柔的，是潔白的。這也是小樹變成石像的另一個原因。

當他十個輪子的雪車，駕着十匹白馬，跟隨着十個白衣的侍者，從我門口經過的時候；街上的塵土，便紛紛的飛進來報告我了——我敢說沒有人不敬慕喜歡他，但他却是這般的不愛理人，也許是他的印度的母親教給他的。無論如何，他總和亂絲有些深密的關係，更造成他腴腆含愁的樣子了。

他雖然不愛理人，却有時來看望我。是可憐我老無依靠麼？是叫我補鞋麼？然而他是永遠赤着脚的，他本是永遠坐在車上，不肯和世人的道路接觸的——他來時，我很自然。我喜歡他麼？不過這喜歡和不喜歡的界限，在我心裏，極其模糊。容我再仔細回想看……有了，這原如同富士山和直布羅陀海峽一般，都是不容易明曉的事。總而言之，他是因為我的眼睛要長出翅兒了他恐怕烏鴉吃了我，血水滴到他的赤脚上，他防備着就是了。

「黑的他」更加同狗一般——也許就是烏鴉——倒也有些人喜歡他。他却是走在道上，鞋更是非常的破爛。我不能再替他補了，這一根繩子，儘着拉來拉去的，有些煩膩了。

天如不開朗，就是有人很憂愁，要死了。這光景瞞不了我，亂絲曾告訴過我。這也是小樹變成石像的、另一原因。

果然「黑的他」來了，他說話有些吞吐——他的眼睛永久不會長出翅兒來，我實在看不起他——他說「白的他」有些和他好的意思，要請他替他作王子了。並且說「白的他」為他的緣故，下地來走了。他說這話時，帶些難過的樣子，却又喜歡。我戰慄起來，繩子都落到地上了。我

的脣兒不能說話，我的心却求上帝赦免他。他的死期要臨到了，上帝呵！亂絲呵！赦免他的明白罷！倘若他再這樣的明白，不是我說……「白的他」車上的鸞鈴響了，「黑的他」爲何又跑了？世界上亂的很，我要哭了；眼淚是亂絲拉出來的，亂絲是糾在世界上的，可笑！——天又黑了。

門戶要是淺了，消息是很快的，人們很容易彼此知道。「黑的他」真有思想，他是會挨着門敲着去告訴他們的。

聰明人，也抱着很新的書出來，彼此的說着「黑的他」的消息，又做了許多的抒情和敘事的詩。這亂的，昏黑的，潮水般的談話；都證明世界有翻轉的時候。

晚霞要是紅了，也是有人從昏亂的快樂中要死了……

一抬頭雪車停在門口；我一定知道有些事故……「白的他」堅凝的站在我面前。上帝呵！亂絲呵！他的話，我一句都聽不明白，他的那些侍者，却都低着頭看我——這都是「黑的他」召的禍，我早料到有這一日。「白的他」永遠是溫柔的，却也有深恨的時候。因此我十分的信富士山是要變低的，直布羅陀海峽是要變淺的。

「白的他」也不再說話了；他出來的時候，他的十個侍者，都慘默無聲——他的衣裳都凍結得如同銀甲一般，清澈的眼睛裏，飛出盛怒的光氣來。我怕極了！他上車時，我已聽得他背上的銀弓，不住的琤琤的響。

我驚魂未定，車兒也許走到街頭了。「黑的他」從我門口也過去——上帝呵！那自以為清潔的人，要伏罪了。

我幾乎不能轉動，但我至終跳了出去。雪車過處，「黑的他」緊握着胸前帶血的箭矢，閉着眼臥在街上了。「白的他」站在車上，含怒的凝視着，弓兒還在手裏，侍者們也一排兒的低着頭——馬又飛馳去了。

我又跳進來了，我的心幾乎要飛出腔子來，要不是我握着，就……富士山是十二萬尺高，直布羅陀海峽是十二萬尺深。若不是他們這樣的高深，我也沒有了拉來拉去的材料了。我要哭了！

聰明人只因太聰明了，眼睛裏反長不出翅兒來。他們又半夜不睡了，又做詩了——咳！那一件事瞞得過我；你們半夜裏睡罷，起來再偷着彼此抄罷！我敢說，我那小樹，是你們逼得他變成石

像的，可惜辜負日光撫愛了他一場。橫豎我要同你們……你在你們又譏誚「黑的他」不自量了。殺人的事，都是你們做成的；「白的他」心中狂熱的血，也是你們倒給他的——烏鴉來了天也黑了。

印度的母親，原是住在瓶子裏的；瓶子破了，便沒了住處了。這瓶子是亂絲糾成的，亂絲腐了，自然瓶子也要破的。其實並不是亂絲腐了，只因世界上都是亂絲，也不必分彼此了。這倒不干我的事，我只拉我的繩子就完了；因為世人的鞋；終古是破爛的，我要不拉就消滅了許多，永遠沒有人知道了。這是極可痛心的事。

瓶子破了，印度的母親走時，白的王子自然也要跟去了。本來世界也不願意有他。世界真可恨！只願要那些不大不小，不高不矮的人，如同我們中間那些聰明人一般——我剛纔說什麼來着？是了，「白的他」不久要走了。其實這去與不去的念頭，在我心裏，也很模糊。

晚霞中永遠掛着無數帶血的箭矢，尖兒是朝下的——埋在「黑的他」的心裏。但我相信他的血裏，未必會有悔罪的言詞，這也是那些聰明人激勵他的。

下雨以後的塵土，是不能報信的。「白的他」來辭別了，依然是腼腆含愁的樣子。他的怒容消滅在我的心裏，只如同做夢一般——其實夢是什麼，我完全不能知道，只覺得是很無影響又很受影響的事，又是這根繩子所常常穿過的。這繩子是每個孩子一入了世，就帶着的，只是他們如不喜歡有夢，也可以從一把剪刀上跳過，繩子就斷了。這把剪子是不容易尋得的，這也是我的小樹變成石像的另一個原因。

「白的他」款款的坐下，用那種不遠不近的話和我說：他要跟他母親去了，破瓶子是住不住的。若勉強住下，天風也要將他們吹飛了——這理我早就知道——他現在要到北冰洋去，在那里有他們的雪宮，北冰洋原也只配他和他母親住，我也十分的信，他那赤脚是不怕冰的。再一說，北冰洋和富士山，以及直布羅陀海峽在太古原是相連的。

他撩着曳地的白衣，走了出去。侍者都一排兒的恭敬着和我行了一個辭別的禮。他赤着脚上車了，這是一去不回的表示！車轉過街角的時候，我耳中還聽見他那雪車上鸞鈴最後的聲音，還看見他回頭望着。依然是那一種腼腆含愁的樣子……上帝呵！亂絲呵！這無結果的，不澈底的，

難道永遠是如此麼？我也只得盼望他永遠是如此！

這在書頁裏凸凹的字，世界上永沒有人能寫了——聰明人以我的哭爲可笑，悄悄的彼此談論着。無論如何。我恨極了你們了！「黑的他」是被你們逼死的，「白的他」是被你們逼走的。每逢有晚霞的時候，我就想起這些事，我的每一個血輪，都在我身中旋轉——烏鴉來了！

我的身體原是五十萬年前的，至今絲毫也沒有改變。但現在卻關閉在五十萬年以後的小屋子裏，拉那五十萬年以後的小繩子。除非那夢有時的釋放我，但那也不過只是一會子——我要回去，又回不了，這是怎樣悲慘的事！母親呵！亂絲呵！假如世界上沒有我，你也不至於說我聰明了；烏鴉也不來了，我也不至於整天對着裏那些聰明人了，小樹也不至於被他們逼成石像了！

我經過的這些事，我從原始就知道要怎樣一件一件的相隨着發生。這些事在我心裏，從很淡的影子，成了很濃的真像：就從我的心裏，出到世界上了。每一件事出去，那些聰明人就笑了。半夜裏濃睡，早晨起來偷着做詩了。這又是一件使我落淚的事！這種現象無異於出了一件事去，就擲回一塊冰來，又回到我心裏。上帝呵烏鴉來了！

我知道我不能再多寫：我的眼睛的翅兒已經長出一點來了，眼睛走了，肉體交給啄人肉肉的烏鴉，這又是怎樣悲慘的事！——這事母親早就告訴我。

我近來常常看見晚霞裏帶血的箭兒；常常聽見塵土中鸞鈴的聲音；和那些聰明人酷虐的笑。

心頭的冰塊愈積愈多，和拿筆的手是很有關係的。我更不能拉那繩子了；世人的鞋破爛到什麼地步，我也不能管了——現在我手內的血輪已經漸漸的凍結，莫非步那小樹的後塵麼？在眼睛未飛走，烏鴉未來，指尖未凍結之先；我指着富士山和直布羅陀海峽起誓：我詛咒那些聰明人，他們掩起自己的使人看不起的事情，一面又來擾亂我屋前的天空，叫我在垂老的光，遇見了這些無影響又受影響的事！

上帝呵！母親呵！——你們原都糾在亂絲裏——我不知再說些什麼好了；我只求你們使烏鴉晚一點來，不要在我眼睛飛到半空的時候，看見我自己的肉體被吞啄，因為我的身體原是五十萬年前的，也求這烏鴉吞啄了我之後，飛到北冰洋去，吐出我的血來作證據，告訴「白的他」

——但不要滴在他的赤腳上，他原是怕這個的——說補鞋的老人，眼睛已經飛去了，在他未飛去之先，已替他詛咒了那些聰明人了。

眼睛上的翹兒，垂下來了，遮住了我的臉。我的繩子，我也不帶去了：誰拾了去，就算是誰的。在我平日很親近的東西，如破鞋塵土之類，我都不能顧了。

心中的冰塊，相磨壓的聲音愈大了，眼上的翹兒也鼓動了，烏鴉來了！

想起來了，還有一句刺心刻骨的話，要告訴你們。我如現在不說，終古也不能有人知道，那石像就是……

完了。收束罷！血輪已經凝結到指尖，我的筆兒不能移動了，就此——

遺書

宛因死去，到如今整整兩年了，但我總覺得她在我精神上，有永遠的存在。我們自從相識起，都是在一處。直到三年前她的病態顯著了以後，纔分離的。兩年前的今日，她在形質上便永遠和我隔絕了——今日爲憶念她，又讀她在海濱養病時寄我的幾封信，無端又引起我無窮的悵惘！精神上的朋友宛因呵！你許我發表你的遺書麼？

四，十一九二二。

一

冰心：

和你相別不過九點鐘，我已和你替我介紹的朋友海女士相見了。怪不得你這樣的仰慕她，陣陣的浪花，使人坐對有悠悠之思。

和惆悵。新涼真是逼人呵！——什麼時候睡着的，我自己也不知道。

今晨海面上的陽光，將我的靈魂喚醒了。無邊的波浪上閃爍的金光，襯着東山濛濛的曉色，這景物都陳列在我的眼底。我不能描寫，也更不敢描寫。我只靜靜的坐着，只覺得莊嚴，只覺得偉大！

下樓後和母親，姑母，一同在園子裏葡萄架下用着早餐。朝爽迎人，海濱的天氣，畢竟和城市不同——姑母真是個福人，可惜她沒有兒女，太寂寞了。她的宅子和園子都極精緻；山脚下還有她的田地，佃戶也很多。她說過兩天還要帶我繞着海濱，去看農夫們秋收。

她極愛我，也極喜歡有我的朋友來看我。不知道兩星期後，母親回去再來時，你能否和她一同來？

宛因

三

冰心；

遺囑

七五

信收入了，三天沒有回覆你。只因我又覺得不很舒服。醫生也來看過，只開了方，沒有說什麼。這時母親已走了，我送她到車站又回來了。我是不能離開母親的，但現在也無可奈何。她一去了，一切都覺得泛泛無着；往深裏說，就是不知我還是我。惆悵，離開母親的惆悵呵！

近日又陰了天，涼多了。姑母不許我出去，常常和她一同坐在廊子上，談些話兒。姑丈早故去了，我雖未曾見過他，但從姑母口中，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像片便懸在廳屋裏，眉宇間充滿了沉毅和慈祥。他死在海裏，連墳墓都沒有——這就是姑母不肯移居城市的原因——姑母每一提及，就要下淚。冰心呵！爲國死是極尊榮的，墳墓又算什麼呢？只添個後人傷心的資料罷了。

你近來忙得很，是不是？但忙碌比閒散好，可以省卻許多無謂的思想——蒙同學們掛念我，請你替我謝謝她們。也請告訴她們說我已日有起色了。

我的書架上，近窗的那一邊，有兩本黃皮的書，名叫慧劫的，請檢出寄來給我，我只看了一兩頁，很想看完。

宛因 八月十二日

從前的幾封信，都沒有註着日子，但我覺悟到信後的月日，有時是極有關係的。

四

冰心吾友：

慧劫收到了，很喜歡！這時夜中的風吹着窗帘，似乎代你訴說了你的寂寞，現在正是校中夜間自修的時候，你桌子對面的座兒空了；平日坐在你對面的人，正在山半聽着海風呢！我又何曾不寂寞？但有海山爲我的伴侶，便寂寞也不覺得了。

我平日很喜歡寫些小文字；在校時總不得空閒，也不敢寫，因爲寫起來就不免要耽閣了功課。現在整天閒着，拿起筆來，又覺得無可寫。有時被景物所鼓舞，因着一時不可過抑的衝動，便寫了，寫完一看，又嫌他太「動」了。你不是常常勸我不要焚稿，姑且留着作爲思想經過的歷史麼？但我卻不能這樣做，思想發爲文字，到了紙上，已經着迹了，再留着就更着迹了。所以我做完便拋在爐裏了，有的也留着，但至久也不過兩三天。你如看見，又要說可惜。我自己卻總不覺得，我做了，

我燒了，原是極自由的事！

園裏的花下，常常是我坐立的所在，姑母也在旁邊。軟椅上，對着晴光萬里的大海，長夏初過，微曛的天氣，使人倦極。鳥聲和着隱隱的濤聲，也好似催眠的歌，有時便真朦朧睡着。

你們在課室裏，午後必是更困倦了。你記得上季我在班裏上着課，困極。書掉在地上，把你也從微睡中驚醒了麼？那時多麼有趣呵！

不再說什麼了，姑母不讓我多寫字，再談罷！

你的朋友宛因 八月二十日

五

冰心：

這裏下了三天的秋雨，微寒中人，窗下只有我自己，無聊極只得寫信了。

離家已有兩星期，山光和海色都被我思家的情緒浸透了，我十分的憶念母親，母親也是憶念着我！冰心呵！這不過是暫別，若是永別又當如何……我對於世間一切的事上，都能支撐自己

惟有母親的愛，真使我柔弱到了極處！

我只得勉強說透了，我這病恐怕很危險。我近來靜坐時，常常預想以後的光景。我所最關心的，就是我——後，最好不要使母親觸緒懷人。我平日看書，遇有可心處，使用筆在眉上加這批語。現在也不敢寫了，恐怕以後母親拿起書來，要傷心的。——其他的事，也處處不使他留印跡。

冰心呵！想到這裏，凡百都空了。我——後，只要有母親，姑母，和你，憶念着我，我——去也是值得的。但這也是虛浮的話，憶念不憶念，於死去的人真沒有什麼精神和形質，在親愛的人的心目中，一同化煙，是最乾淨的事！

我只要一個白石的墳墓，四面矮矮的石欄，墓上一個十字架。倘若旁邊再有一個仰天沉思的石像——表明死者對於生命永遠的驚詫——就更好了。這墓要在山水幽靜處，叢樹蔭中，有溪水徐流。你一日在世，有什麼新開的花朵，替我放上一兩束。其餘的人，就不必到那裏去。

我——後，不要什麼記念，也不必有人有什麼對於我的文字。如有之，還請那人自己想一想，如宛因在世，能否應許他爲她立傳，他就要自止了。

冰心呵！你不要錯想了，這一篇不是什麼不祥的話。自古皆有死，只在乎遲早罷了。在廣漠的宇宙裏，生一個人，死一個人，只是在靈魂海裏起了一朵浪花，又沒了一朵浪花，這也是無限的自

然。
我不是懼怕死，也更不是讚揚死。生和死只是如同醒夢和入夢一般，不是什麼很重大很悲哀的事。太戈爾說的最好：『世界是不漏的，因為死不是一個罅隙。』能作如是想，還有什麼悲傷的念頭呢？頌美這循環無盡的世界罷！

形質上有間隔，精神上無間隔，不但人和人的精神上無間隔，人和萬物的精神上，也是無間隔的。能作如是想，世界是極其淡漠，同時更是極相關連。

這些話不是用來安慰你，實是我自己的人生哲學。但這哲學當因人而宣示的，告訴你是很自然的了，但我卻不敢告訴我的母親。如果這一封書寄去了呵，母親要傷心到了極地了！無可言說的，母親的愛呵！

你我的朋友海女士，正在沉靜的微雨中，聽着我的話呢！她的浪花已引導我了解人生了。

冰心：校園的菊花都開了麼？你和誰共賞呢？更盼望你有什麼即景的文字，寄給我看。

宛因 九月三夜

六

冰心：

我不信我的一封書，就使你難過到這地步。我的朋友！我真是太不思索了。所以我說思想是空靈的，一發爲文字，就着迹了。若是有着迹的可能，有文字真不如無文字。我只向你謝罪，從今後不再提這死字了，只往有爲的前途着想罷！

天開朗了，樹葉兒漸漸的紅了，雲淡風輕的天氣，欄邊一坐，胸懷曠然，我覺得真享盡了人間的清福。

我現在也不靜坐沉思，也不看章回的書，因爲那都是太費腦力的事。姑丈書室裏存書極多，前兩天曬書的時候，我都把我所喜歡看的檢出來了，大可爲消遣的資料。現在我只零碎的看些

小詩文，一面抄些我自己中意的詞句，一面也可練習些字。每天早起寫字的時候，姑母常常倚在旁邊看着。她問我說：『你這字太特別了，學的是什麼體？』我笑說：『是宛因體。』她也笑了——我自己後悔小時未曾在字上用過功，現在要學也太晚了，寫得滿紙小蟲似的，真不好看。但如認真學起來又不耐煩，好在文字是用以達意的，會寫他也就够了。

此外的消遣，就是教授兒童了。姑母在園後設立了一所農兒半日學校，只是初小的程度，男女學生有五六十人。教員楊女士，學問很好，人極和藹而且恬淡。她的教授法極好，講授時的言語和指示的姿勢，都極活潑而又溫嚴。我飯後有時去旁聽，這些孩童竟然忘卻有人在座，因為楊女士的一言一動，都博得孩子們的全神貫注，也無暇看到別處了。而且我覺出那些學生對她的情感，是更超乎敬愛之上。對於她的命令，不敢拂也不忍拂。她在假日常常去到學生的家中，勉勵他們的自修，慰問他們的疾苦。家長們間接受她的教育的，更不知道有多少。她的確是這村裏的天使，鄰村的農兒，也有許多來入學的，我極其欽佩她，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完全的教員，便是我們的大學裏，也是不多見的。據說她極喜歡農村的生活，所以不願就城市的職業。她彈琴彈得極

好，我已起首跟她學習了。

這小學校裏科目雖然不多，她一人擔任這全校的功課，自然是很忙的，我每日也便去替代半小時，或一小時。——孩子們是如何的可愛呢？當我站在臺上，看着五六十個仰着的黑胖可愛的小臉，我就想我應當以怎樣的材料貢獻給這些純潔無瑕的小「心」呢！教孩子比教大學生還難，因為他們以為教員是萬能的。教員無意中的一句話，就可在他們腦中留下極深的印象。一粒種子種下去，要年年繼續着結着果子；這無數的果子的好和不好，於社會是極有關係的。因此我十分的小心，但結果是使我極其不自然。農村的孩子，極聽話又謹愿，然而也極伶俐，最能覘教員的喜怒，我愛他們，又隄防着他們。

醫生仍是一星期一來，他沒有說什麼。——我近來飯量減了，只愛吃些水果。我常常對姑母說我可以學那些隱士，過那餐松吃桃的生活，我有時吃起果子，就可以不吃飯。

閒話說的不少了，可以轉移你的心境麼？冰心！我在此一切安好，你放心罷！替我問候同學們，謝謝她們記掛着我。

宛因 九月十五日

七

吾友冰心：

慧劫的作者，真是超人呵！我不意我走馬看花般看了十年的書，在這時纔得到這一部傑作。這書的原文，我未曾看見過；便是作者的名字，也是第一次聽到的。然而從他的作品，我可以完完全全的想見他的為人。我從頭看完，凝思之後，不覺悵然，又不覺悚然！

書中的主人翁前半是學者羅平，後半是羅平創造的有智識的猿公生姆那批。作者對於羅平的性情，態度，是這般的描寫介紹：

『……似社會中無人不可爲友，然窺其實際，落落難合，又似無一人可與爲友。蓋羅平具有天然之選擇力……視世界生物，胥如流水行雲，聽其自來自去……讀者當知其智慧足以籠罩人羣……

……在理舊雨重逢，宜各生其欣慰；乃羅平面冷於冰，見者血爲之凍……

……羅平既就主席，對客初無歡容，非怒非愁……」

已畫出一個智慧孤傲的學者了！又提到他的言論：

「……凡有可以益吾智慧者，雖犧牲畢生快樂，吾亦甘之……」

……吾將竭吾能力，禦此渾濁潮流，爲君等求將來之幸福。至收局如何，吾亦不能預測……

……直至今日，吾仍獨居一室，孤寂如僧，終歲不聞人聲。即偶與人羣接觸，亦僅以書札往

還……

……彼等自有彼等之文學，吾殊不能評其價值……」

描寫那猿公生姆那批就是用以下的話：

……須知吾以孤子之身，飄然入世……然吾似預知運會所趨……

……似舟爲浪引，漸漸捲入波心，自顧已無歸路。計惟握舵前趨極力與浪頭相抵耳……

……特以吾知識日增，無形之鞭策，已足驅我力趨於軌範……

他的言論是：

「……吾已深洞人羣之弱點！……」

……多一分知識，即減一分天性，科學愈深，性情愈薄……

……若獸類以天性爲法律，終身不越範圍，較人類良善多矣！……

……故人類肉體所享之安寧，不敵所感精神之痛苦……

……人間惟襁褓嬰兒，初無罪惡。夢中時有笑容，此爲生人最樂時期……

……天下無能知真理之人，尤無精警不磨之論……

……可愛之天性乎！汝宜尋其故宅，與我永永相依……」

他著作的心理，已在書中明明道出了：

「……亦僅爲玄渺之談，自掩其牢騷之迹……」

……羅平疾世之心，實由社會之激刺，卒至以身殉學……

……人有著作，則精神有所寄託……當發揮真理，主持公論，君非人比，當無忌諱可言……

……惟自信獨抒己見，世間更無阻我之人。且既以理想發爲言詞，決不能俯仰隨人，模稜兩

可……

……意彼當秉筆著書時，必有無窮悲感。故現身說法，大放厥辭……

……社會不良，劫運將與終古，茫茫大地，誰憫衆生？……」

這書完完全全的貢獻了作者的人生哲學，他筆挾風霜，看低了多少英雄才子。他對於社會上的人物，雖沒有詳細的批評。但一兩句話，便都描寫盡了。說到瑪麗便是一個感情的慈祥的處女，令人肅然起敬，那純潔的信仰也是不可及的。開得的慷慨尚義的談吐，便描寫出閨女的神經興奮。其餘如詩人加勒的無聊的詩樣的言詞，以及牧師，爵夫人，女優等等都有他們自己的態度，作者嬉笑怒罵，都一一的抉發無遺了！

我真不想到無意中得此一部深刻的著作。其中的論點，自然不能都贊成，不過我閱世太淺，要着實的批評還須一二十年後。無論如何，我不能說他是爲小說而作小說，不過是借用小說的體裁；來發表他自己的思想就是了。我更不能不佩服他五萬字之中，幾乎字字有理論，字字有哲學。

我看完，茫然，悵然，又悚然。我不願意再有別人，以批評研究的態度來看他。但我自己剛看到四分之一，便不敢拿他當作平常消遣的小說了。慧劫這一部書，真能陷溺青年呵！

我一定不願意別人再看，但你卻不可不看；因為你看了便可以再批評我對於這書的批評對不對。

書附上，寫的不少了，再談！

宛因 九月二十二日

八

冰心：

雖然是極好的朋友，也不應干涉人看書的自由，你未免太多事了，一笑！你說你也喜歡慧劫，但勸我不要太表同情；我的心理，也何曾不和你的一般呢？羅平的結果是太悲慘了，以身殉學，『青年人不應有此思想，』我更是承認。

連日出游，使我倦極。黃昏時，一輛小小的車，載着姑母和我——有時也同着楊女士——遍

訪了名勝。在車中我們只向外凝望着，山水，小村和麥隴都接連不斷的從眼前過去。——姑母想些什麼，我不能知道；我自己卻只傾聽着「自然」的話語，也無暇思想了。有時遇見可憩息的地方，便停住了，走下去在斜陽裏散步一會子。有時遇見車走不過的地方，也便下車步行，慢慢的入山尋寺，穿林過嶺，任憑着馬兒自在的喫草。連日「自然」中的浸濡，魂夢都是舒適的。

姑母說山景看完，便該泛舟了。冰心呵！你能偕同一游麼？我想像無邊的蔚藍的清波之上，你我二人憑舷看晚霞，談些閒話，是何等的快樂呢！這個星期六的早車，母親便要來的，星期日早晨即可回去。正在放假期內，你若和她同去同來，料想沒有什麼不方便的。如何？你能賜與你病中的良友，以一天的快樂麼？

切盼回音！倦極，不多談。

宛因 十月七夜

九

冰心：

遺書

八九

今早我醒時，聽說你已走了，使我黯然！

你昨夜在樓下睡得安適麼？露臺上未免太涼一些，深談不能自止，累你在風中久坐，極悵！你去後，濤聲中又加上你的言語了，慰安，好友的慰安呵！

昨夜的星辰好極了！暗中同坐，使我腦懷淡遠，直要與太空同化。冰心！你記否黑漫漫的大海，上只看見一兩縷白線般的波紋，捲到岸邊來呢？

這時我只追憶談話時的光景，這也是別後兩個月中，第一慰懷事了。我以為世界上的話最能使人快樂的，除卻母親的愛語，便是良友的深談。有時愈說愈沖淡，也有時愈說愈糾紛，但無論如何，有餘不盡之間，都是極其有味的。

便是昨天傍晚，同坐舟上看晚霞，又何嘗不使人起回憶呢？小舟微微的蕩漾着，覺得綠波真是柔媚極了。微風吹來，海水只相隨的向後追逝，便是停舟不行時，我也覺得有些兒頭暈，只是站立不住。你不要笑我，我原不是「弄潮兒」呵！

晚霞真是好！五彩的錦衾般，覆蓋着金海，島山漸漸的青淡下去，似乎要睡着。黃仲則的詞：

……『晚霞一抹影池塘，那有者般顏色作衣裳？』我那時忽然想起，但忘了告訴你。我從今日起要系統的看書了，省得太悶。盼望你再來信時，提出些問題來討論，以作我讀書的標準。

你的良友宛因 十月十一早

十

冰心：

讀你來信，使我欣慰，又有一番留連的情緒——我又要說了，舟中看晚霞的回憶太深了，只恐於你不利！

承你提出「文學」問題，但這題目太大；我實在不配討論，也更不敢討論。冰心！你要牢牢的記住，我批評事物，都只是以我自己的心尺作標準。這心尺自然是極粗糙，極不合法度的；所以我永遠不敢發表我的意見。但在良朋通信之間，原沒有大關係，或者可以隨便說說。

我所最不满意的，就是近來有些譯品——尤其是小說詩歌——生拘已極，必須細細的，聚

精凝神的讀下去，方能理會得其中的意思。自然我是中人以下的聰明，不配說理解；然而恐怕這直截的譯法，離「民衆化」太遠了。我敢斷言民衆之中——讀過西文的還好一點——十人中未必有一二人能夠了解，既不了解，自然就不喜歡讀他。結果是文學自文學，民衆自民衆，永遠不能攜手。——我自己也曾試譯過幾次，譯完自己重讀，也覺得生澀不堪。因爲太直譯了，就太生拗；太意譯了，又不能傳出原文的神趣。自然我的程度太淺，但因著文字的差異，這難處是一定有的。在新文學還很幼稚的時代，我們應當等候他慢慢的淘汰進化，不必有什麼很嚴重的批評，和太高遠的希望。冰心我們努力做體諒人的人罷！

至於創作一方面，我以爲應當是個人方面絕對的自由揮寫。無論什麼主義，什麼派別的成見，都不可存在腦中的。也更不必預想到讀者對於這作品的批評和論調。寫完了，事情就完了，這樣纔能有些「真」的意味。如太顧忌了，弄得百不自由，畏首畏尾，結果就是批評家和閱者出意思，派作者來創作，與科舉時作場屋的文章何異？而且作品在前，主義在後；創作者在前，批評家在後，作者萬不可抹殺自己。——自然我不是說絕對不容納批評家和閱者的意見與勸告。爲着整

飭儀容，是應當照一照鏡子的；但如終日的對着鏡子，精神太過的傾向外方，反使人舉止言笑，都不自如，漸漸的將本真喪失了。如作者一定知道這作品出去，是能起反響的，那又何妨在振筆直書之後，付之一炬，讓他永久消滅在灰燼之中呢？

文體方面我主張「白話文言化，」「中文西文化，」這「化」字大有奧妙，不能道出的，只看作者如何運用罷了！我想如現在的作家能無形中融會古文和西文，拿來應用於新文學，必能為今日中國的文學界，放一異彩。然而有的人卻不能融化運用，只互相的鼓吹些偏畸的理論，徒然引起許多無謂的反動力，消磨有用的創作的光陰，於評駁辯難之中，令人痛惜！真正的作家，他不和人辯論，只注意他自己的創作！

太放言了，請你嚴重的批評一下！夜已深了，再見。

宛因 十月二十二夜

十一

冰心：

病了好些天，沒有起床，連接兩信，未覆，極歉！現在已經大好了，只是受了點涼，又咳嗽起來，沒有什麼大病，請你放心。

昨天姑母宴客，我也忙了一天。在廣廳裏，琴韻悠揚中，對着花團錦簇，倒也使人心曠神怡。我很喜歡在交際場中聽那些夫人女公子們很客氣很輕婉的談話；也喜歡對有些夫人們端莊的面顏和沉靜的微笑；都顯出一種很高尚而又活潑的態度。我這麼一個不喜交際的人，倒因為勉強盡半主之責，得到了意外的快樂。

夜中九句鐘以後，姑母恐怕我太勞乏了，叫我先歇着去。我出來覺得精神很健旺，不想睡覺，隨手拉過一張椅子，便坐在廊下，望着欄外的海——好燦爛的月光呵，海面和向月的岸上，都被幽輝染得如同罩上一層銀霧一般。山影和林影之下，卻是深黑的，微風吹着樹梢，疎葉受光，也閃爍的搖動。月下人影清切，輕綃的衣裳，竟淡至欲無。——廳中鋼琴和着四絃琴，淒清的音調，正奏着「想家鄉」呢！餘音裊裊中雜着很輕柔的歡笑的聲音。不禁使我想起家和母親，你和學校，以及許多的朋友，好些印象，一時都在我眼前浮現，最後是琴聲也聽不見了。

客散時已是十二句鐘；廳中一時寂然，只剩些衣香花影——這空泛無着的境象，使我想到世界上又何嘗不是如此？一代一代的酒闌人散，只剩些衣香花影。

睡時錯過，便不能入夢——只是朦朦朧朧的，看看月落。青灰色的天空，用清冷寂寞的罩兒，蓋住世界。曉風漸漸的起了，海潮漸漸的響了；剛要睡着，眼前又光明了，朝陽又從海裏出來了！

今日我只微微的頭痛，我每夜必須有九點鐘或十點鐘的睡眠。不睡能使我好幾天沒有精神，更使我神經反常；不過昨夜的印象很深，不能不趁着光景未移，寫來寄給你。世界上原有許多的情境和神趣，因寫不出或不及寫，便都失散在虛空之中，未免可惜！——困極，寫的很無條理，請你饒恕。

宛因

十二

冰心：

今天的天氣，真是特別，至今木葉未脫。一連幾夜的大風纔把樹葉兒都吹落了。推窗一望，使

人爽然！

你的信中，對於我在文學上所持的論點不很贊同，我想各人原應當有自己的意見，不必相同，亦正不必強同。各人照着自己的理論實地做去，只看結果罷了。盡理論是沒有用處的呵！

楊女士又是一個詩人——那天課後我們帶着一羣學生，在園子裏看菊花。我和孩子們說笑的時候，她自己在亭子上坐着，低頭寫字。等到孩子們走了，我也走上亭子去，一眼望見她寫的是一行一行很短的字，好像是詩。我問她要，她只得遞過給我看，是幾首短短的即景的詩。我剛看過一遍來，她就奪去揉了。她作的真好！可惜我沒有過目不忘的天才，只記得意思，不記得詞句了。她說她倒是有時寫些詩，自己消遣的，但都沒有留着。——我想以她那樣的性情和學問，寫出來的詩一定都是很好的，不發表未免隱沒卻許多宇宙間的美。我相信天下有許多極好的詩只因不能發表或不肯發表，就都隱沒在黑暗之中了，可惜世人沒有眼福！

你問我「什麼是新詩？」我委實不知道。我有時雖然也做，但到底不自信。一段一段的小文字，你們要把他分寫了，叫他做詩，我只得由你們。我想新詩的歷史太淺，不容易有簡單明瞭的定

義，以後做的人多了，漸漸的自然有個界說我自己的意思是如有含蓄不盡的意思，聲調再婉轉些，便可以叫做詩了，長短是無關係的，但我個人看去，似乎短的比長的好，容易聚精凝神的說一兩句話。

秋意十分的足了，海濱尤其淒厲。校園裏的臘梅開了麼？我每每想像到你們及時行樂的光景，不知道你們在同樂的時光之中，曾否念到我？

聽說之徽要歸省，我悶得很，請她順便來看看我。

十三

冰心：

昨日之徽已來訪我，相見後很喜歡。——她的父親已經好了，她三天後便可回校——我們在爐旁整整的談了半日的話，知道了校裏的許多事情，使我欣慰。又起了更濃的回憶，正不知何日方能再和你們在一處。

今早大雪，外邊卻是一點寒氣都沒有。飯後之徽又來約我去海濱踏雪散步。我一時喜歡，便披上外衣，和她出去。——羣山都白了，起了一片連接不斷的皚皚的光。村舍也似雪宮一般。時有人打着破傘從小橋上走過。厚雪壓蓋的沙灘，脚下踏着，更覺得鬆軟了。片片的雪，無聲的紛紛落在大海裏，波瀾也不起了。雪花隙裏，我們只並肩沉默地走去，心靈中覺得有不可言說的愉快！

歸途中，我們纔又起首談話了。之徽是個絕頂聰明的女孩子，她看書一目十行，悟性極好，我們更不能不承認她有寫作的天才。她又肯做課外的工夫，聰明加上勤奮，前途真不可限量！——只是有一件事，我常常爲她擔心，就是她的才氣太發越了，聰明外露欠些沉潛，恐怕要漸流於自驕或務外。孔子說得好：『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不威」和「不固」都能將她的絕代才華，付之流水。我平日和她談話的時候很少，而且我也不大管這些閒事。你和她還不錯，她又最肯聽你的話，無意中何妨進一進勸告呢？

海濱歸來，母親已坐在書紙凌亂的書室裏，等着我了。我喜歡極，她責備我不應雪中出去，我只笑着，也沒有答應。

我看了不少的舊詩詞，可意的很多，隨手便都錄下，以後可以寄給你看——我承認舊詩詞，自有他的美，萬不容抹殺。

看書多了，精神很乏，「學然後知不足」愈看得多，心裏愈無把握，這便是看書後心思恍惚的惆悵。寫得很多了，再談！

宛因十二月九日

十四

冰心吾友：

接來信，寥寥數字中，已可見出忙碌的冰心，是怎樣的倦懷於她蟄居海濱的好友，使他感無可感！

踏雪冒寒，咳疾復作，這些天又不舒服，醫生不許我多勞神。年假近了，你的考事必是很忙碌的，我也不願意以我藉以消遣的信，來替你添忙。別的無可說了，我的朋友再見罷！

替我問同學們好

宛因十二月十七日

十五

冰心：

病榻上過了一冬，兩個半月沒有拿起筆來了。今晨倚窗外望，枝頭微綠，樹猶如此，令人悵然！這是晚餐後，燈光如晝時，爐火很煖，窗戶微敞，清風徐來，鏡中只有一個着淺紅衫的我。

姑母從市上買了一丈的淺紅綢子，送給我作衣服。她說我平日的衣服太素淡了，於年輕的人是不相宜的。我何曾不喜歡那些嬌柔的顏色？不過我只愛看別人穿，自己卻不喜歡穿。姑母既買了，我又想做——我很喜歡做活計，因為拈鍼引綫時，大可有運用思想的工夫——我將這淺紅綢子做成了一件睡衣緣上了白絲的花邊，晚上穿着，到很輕軟適體。晚飯後，爐子一煖，料着沒有人來，便換上和姑母們坐在火邊談笑。因為寬博的衣裳，比較的使人舒快活潑。姑母看見了，也沒說什麼，只說『這顏色於你很合宜，為何做成睡衣？』母親卻說我作踐綾羅。我只笑說『橫豎是送給我穿的，白天晚上，不是一樣麼？』

窗內兩盆淡黃的薔薇，已開滿了。在強烈的燈光之下，臨風微顫，竟是畫中詩中的花朵！一枝折得，想寄與你，奈無人可作使者。

病中連接同學們的來信；新愈手弱，未能一一作覆，請替我向她們道謝道歉。——春假何時放呢？之徽回來時，你能和她一同來麼？我很想見你一面。

宛因 二月二十四夜

十六

冰心：

三天的相聚，就是我最後的回顧了。我相信在我從淡霧裏漸漸飄去的時候，回顧隱隱的海天中，永永有母親，姑母，和你！

自從你那一封信，不許我再提「死」字以後，我就竭力的禁止我自己。但我已微微的聽得醫生說，我恐怕不能過這夏天了。冰心，我想你更不能不知道，你這次臨別時淒惶的話語；以及近來母親的留居不走，你們的神色，都掬出至情，無形中暗示我了！

我的朋友！我如不寫這封信，我覺得我是好像將遠行的旅客，不向他的朋友告別一般。冰心！無論如何，我的形質，消化在這世界的塵土裏；我的精神，也調和在這太空的靈魂裏；生死都跳不出這無限之生，你我是永永無間隔的。我對於「死」的觀念，從前已說得很詳細很清楚了，想你一定能記得。

我是一個寡交的人，最好的朋友就是冰心了。冰心還有些事未了，就是請你常常的將我從前對你所說的我的人生哲學告訴我的母親和姑母，慰安她們，減少她們的悲苦——可憐我因着恐怕招起母親和姑母的悲傷，我對於她們的談話，每每是欲吐仍茹，不能澈底。寫信是在醫生禁令之內的，但我今夜卻違犯了。我的朋友別了，前途珍重罷！

你的好友宛因四月一夜

寂寞

小小在課室裏考着國文。他心裏有事，匆匆的綴完了幾個句子，便去交卷。剛遞了上去，先生擡頭看着他，說：『你自己再看一遍有錯字沒有，還沒有放學呢，忙甚麼的！』他只得回到位上來，眼光注在卷上，卻呆呆的出神。

好容易放學了，趙媽來接他。他一見就問，『嬸嬸和妹妹來了麼？』趙媽笑說，『來了，快些家去罷，你那妹妹好極了。』他聽見便自己向前跑了，趙媽在後面連連的喚他，他只當沒聽見。

到家便跑上臺階去，聽母親在屋裏喚說，『小小快來，見一見嬸嬸罷。』他掀開竹簾子進去，母親和一個年輕的婦人一同坐着。他連忙上去鞠了躬，嬸嬸將他攬在懷裏。沒有說什麼，眼淚卻落了下來。母親便說，『讓嬸嬸歇一歇，你先出去和妹妹玩，她在後院看魚呢。』小小便又出來，繞

過廊子，看見妹妹穿着一身淡青色的衣裳，一頭的黑髮散垂着，結着一條很寬的淡青緞帶；和趙媽站在魚缸邊，說着話兒。

趙媽推她說：『哥哥來了。』她回頭一看，只拉着趙媽的手笑着。趙媽說：『小小哥，你們一起玩罷，我還有事呢。』小小便過去，趙媽自己走了。

小小說：『妹妹看我這幾條魚好不好？都是後面溪裏釣來的。』妹妹只看着他笑着。小小見她不答，也便伏在缸邊，各自看魚，再不說話。

飯桌上母親，嬸嬸，和他兄妹兩個人，很親熱的說着話兒，妹妹和他也漸漸的熟了。飯後母親和嬸嬸在廊外乘涼，小小和妹妹卻在屋裏玩；小小搬出許多玩具來，燈下兩個人玩着。小小的話最多，說說這個，說說那個；妹妹只笑着看着他。

母親隔窗喚道：『你們早些睡罷。明天……』小小連忙應道：『不要緊的，我考完了書了，明天便放假不上學去了。』妹妹卻有了倦意，自己下了椅子，要睡覺去；小小只得也回到屋裏，——牀上他想明天一早和妹妹釣魚去。

絕早他就起來，趙媽不讓他去攪妹妹，他只得在院子裏自己玩。一會兒纔聽得嬸嬸和母親在屋裏說話，又聽得妹妹也起來了，便推門進去。妹妹正站在窗前，嬸嬸替她梳着頭。看見小小進來，嬸嬸說：『小小真是個好學生起的這樣早！』他笑着上前道了晨安。

早飯後兩人便要出去。母親囑咐小小說：『好生照應着妹，溪水深了，掉下去不是玩的，也小心不要濺溼了衣裳！』小小忙答應着，便和妹妹去了。

開了後門，一道清溪橫在面前；夾溪兩行的垂柳，倒影在水裏，非常的青翠，兩個人先走着，揀着石子，最後便在水邊揀一塊大石頭坐下，談着話兒。

妹妹說：『我們那里沒有溪水，開了門只是大街道，許多的車馬，走來走去的。晚上滿街的電燈，比這里熱鬧多了，只不如這里涼快。』小小說：『我最喜歡熱鬧；但我在這里好釣魚，也有螃蟹。秋天看農夫們割麥子，都用大車拉着。夏天的晚上，母親和我更常常坐在這裏樹上，聽水流和蟬叫。』一面說着，小小便站起來，跳到水中一塊大溪石上去。

那石塊微微的動搖。妹妹說：『小心！要掉下去了。』小小笑道：『我不怕，我掉下好幾次了，你

看我腿上的疤痕。」說着便褪下襪子，指着小腿給妹妹看。妹妹搖頭笑說，「我怕，我最怕晃搖的東西。在學校裏我打秋千都不敢打的太高。」小小說：「那自然，你是個女孩子。」妹妹道，「那也未必！我的同學都打得很高，她們都不怕。」小小笑道，「所以你更是一個怯弱的女孩子了。」妹妹笑了一笑，無話可說。

小小四下裏望着，忽然問道，「昨天嬸嬸爲什麼落淚？」妹妹說，「萱哥死了，你不知道麼？若不是爲母親儘着難受，我們還不到這裏來呢。」小小說，「我母親寫信給叔叔，說要接嬸嬸和你來玩，我聽見了——到底萱哥是爲什麼死的？」妹妹用柳枝輕輕的打着溪水，說：「也不知道是什麼病，頭幾天放學回來，還好好的，我們一塊兒玩着。後來他晚上睡着便昏迷了，到醫院裏，不幾天就死了。那天母親從醫院裏回來，眼睛都紅腫了，我纔知道的。父親去把他葬了，回來便把他的東西，都鎖了起來，不叫母親看見——有一天我因爲找一本教科書，又翻出來了，母親哭了，我也哭了半天……」妹妹說到這裏，眼圈兒便紅了。小小兩手放在袴袋裏，凝視着她，過了半天，「說，不要緊的，我也是你的哥哥。」妹妹微笑說，「但你不是我母親生的，不是我的親哥哥。」小小無

可說，又道：『橫豎都是一樣，你不要難過了。你看那邊水上飛着好些蜻蜓，一會兒要下雨了，我捉幾個給你玩。』

下午果然下雨，他們只在餐室裏，找了好幾條長線，兩頭都繫上蜻蜓：放了手，蜻蜓便滿屋裏飛着，卻因彼此牽來扯去的，只飛得不高。妹妹站在椅上，喜得拍手笑了。忽然有一個蜻蜓，飛到妹妹臉上，那頭的一個便垂在袖子旁邊，不住的鼓着翅兒。妹妹嚇得只管喊叫，小小卻只看着，不住的笑。妹妹急了，自己跳下椅子來。小小連忙上去，替她捉了下來；看妹妹似乎生氣，便一面哄着她，一面開了門，扯斷了線，把蜻蜓都放了。

一連下了幾天的雨不能出去，小小和妹妹只坐在廊上，看雨又說故事，小小將聽過的故事都說完了，自己只得編了一段，想好了，便說：『有一個老太太，有兩個兒子，小的名叫豬八戒，大的名叫土行孫……』妹妹笑道：『不對了，豬八戒沒有母親，他的哥哥不叫什麼土行孫，是孫行者；你當我沒有聽過西遊記呢！』小小也笑道：『我說的這是另一個豬八戒，不是西遊記上的豬八戒，』妹妹搖頭笑道：『不用圓謊了，我知道你是胡騙的。』小小無聊，便道：『那麼你說一個我聽。』

妹妹也想了一會兒，說：『從前……從前有一個國王，他有一個女兒，叫雪花公主，長的非常好看……』小小道：『以後有人來害她是不是？』妹妹看着他道：『是的，你聽見過，我就不說了。』小小忙道：『沒有聽過，我猜着是那樣子，往下說罷！』妹妹又說：『以後國王的王后死了，又娶了一個王后，名叫……那名字我忘記了……這新王后看雪花公主比自己好看，就生氣了，將她送到空山裏去，叫一個老太太拿有毒的蘋果哄她吃……』小小連忙問：『以後有人來救她沒有？』妹妹笑道：『你別忙，——後來也不知道怎樣，雪花公主也沒有死。那國王知道新王后不好，便攆她出去。把雪花公主仍接了回來，大家很快樂的過日子。』妹妹停住了，小小還問：『往後呢？』妹妹說：『往後就是這樣了，沒有了。』

小小站了起來，伸一伸腰，說：『我聽故事，最怕聽到快樂的時候，一快樂就完了。每次趙媽說故事，一說到做財主了，或是做官了，就是快完了，真沒意思！』妹妹說：『故事總是有的完的時候，沒有不完的一——反不如那結局不好的故事，能使我心裏想好幾天……』小小忽然想起一段，便說：『我有一個說不完的故事——有一個國王……』他張開兩臂比着『蓋了一間比天

還大的倉房攢了比天還多的米在裏面。有一天有一陣麻雀經過，那麻雀多極了，成羣結隊的飛着，連太陽都遮住了。他們看見那些米粒，便尋出了一個小孔穴，一隻一隻的飛進去……『妹妹連忙笑道：『我知道了！第一個麻雀進去，啣出一個米粒來；第二個麻雀又進去，又啣出一個米粒來；這樣一隻一隻儘著說，是不是？我聽見萱哥說過了。』小小道，『是的，編這故事的人真巧，果是一段說不完的。』妹妹說，『我就不信！我想比天還多的米，也不過有幾萬萬粒，若黑夜白日不住的說，說幾年也就完了。』小小正要答應，屋裏母親喚着，便止住了，一同進去。

夜裏的雨更大了，還時時的聽見輕雷。小小非常的懊喪：後門的小溪，是好幾天沒有去了，故事說盡了，家裏沒有什麼好玩的。想來想去，漸漸入夢——夢見帶着妹妹，走進很深的樹林子裏。林中有一個大湖。湖邊迎面走來一個白衣的女子，似乎是雪花公主，她手裏提着一個大籠子，裏面有許多麻雀。正要上前，眼前一亮，便不見了。

開了眼，陽光滿室，天晴了！他還不信，起來一看，天青得很，枝上的小鳥不住的叫着；庭中注着很深的雨水，風吹得粼粼的。他心裏喜歡，連忙穿起衣裳，匆匆的走出去——夢也忘了。

妹妹自己坐在廊上，揉着眼睛發怔，看見他便笑說，『哥哥，天晴了！』小小拍手笑道，『可不是！你看院子裏這些雨水——我敢下去。』妹妹笑着看他。他便脫鞋和襪子，輕輕的走入水裏，一面笑道：『涼快極了，只是底下有青苔，滑得很。』他漸漸的跑起來，只聽見腳下水響。妹妹走到廊邊道，『真好玩，我也下去。』小小俯着身子，撩起褲腳，說，『你敢你就下來，我們往水裏跳圈兒。』妹妹笑着便坐在廊上，剛脫下一隻襪子，母親從屋裏出來看見，便道，『可了不得！小小，快上來罷，你只管帶着妹妹淘氣！』妹妹連忙又將襪子穿上。小小却笑着從廊上拿了鞋襪，赤着腳跑到浴室裏去。

飯後母親說大家出去散散心，嬸嬸只懶懶的，禁不住妹妹和小小的攛掇勸說，只得隨同出去。——先到了公園，母親和嬸嬸進了一處「售品所」；小小和妹妹却遠遠的跑開去，在水邊看了一會子的浴鴨，又上了小山。雨後的小山和樹林都青潤極了；山後籬內的野茉莉，開得蘄齊，望去好似彩雲一般。池裏荷花也開遍了，水邊繫着一隻小船。兩個人商量着，要上船玩去；正往下走，只見母親在山下亭中招手叫他。

到了亭前，只見嬸嬸無力的倚着亭柱坐着，眼中似有淚痕。妹妹連忙走過去，一聲兒不響的倚在嬸嬸懷裏。母親悄聲說，『我們回去罷，嬸嬸又不好過了。』小小只得啾啾的隨着，一同出來。車上小小輕輕的問，『嬸嬸爲什麼又哭了？』母親道：『嬸嬸看見我替你買了一頂小草帽，看那式樣很好，也想買一頂給萱哥，忽然想起萱哥死了，便又落淚，我們轉身就出來了。——你看母親愛子的心，是何等的深刻！』母親說着深深的歎了一口氣，小小也默然無語。

前面嬸嬸的車，停在糖菓公司門口。嬸嬸給妹妹買了兩瓶糖，又給他兩瓶；小小連忙謝了嬸嬸，自己又買了一瓶香焦油。妹妹問，『買這個作甚麼？』小小笑道，『回家做冰激凌去！』到家嬸嬸又只懶懶的，妹妹便跟嬸嬸睡覺去了。小小自己一人跑來跑去，尋出冰激凌的桶子來，預備着明天要做。

黃昏時妹妹醒了，睡得滿臉是汗，只說熱；母親打發她洗澡去，又替她洗了頭髮。小小便拿過一把大扇子，站在廊上用力的替她搧着。妹妹一面擦開拂在臉上的頭髮，一面笑說，『不要搧了，我覺得冷。』小小道，『如此我們便到門外去，樹下有風，吹一會兒就乾了。』兩個人便出來，坐在

樹根上。

暮色裏，新月掛在柳梢——遠遠地走來一個綠衣的郵差。小小看見便放下扇子，跑着迎上去，接過兩封信來。妹妹忙問，『誰來的信。』小小看了，道，『一封是父親的，一封許是叔叔的。你等着，我先送了去。』說着便進門去了。

一轉身便又出來；妹妹說，『我父親來信，一定是要接我們走了。』小小說，『我不知道——你如走了，我一定寫信給你，我寫着「宋妹妹先生」好不好？』妹妹笑說，『我的學名也不是叫妹妹，而且我最不喜歡人稱我先生。』我喜歡人稱「女士」。平日父親從南邊來信，都是寄給我，也是稱我「女士」。小小說，『那也好，你的學名是什麼？』妹妹不答。

小小兩手弄着扇子的邊兒，說：『我父親到英國去了一年多了，差不多兩個禮拜就有一封信，有時好幾封信一齊送來。信面上寫着外國字，我不認得，但母親說，上面也都是我的名字。』妹妹道，『你爲什麼不跟伯伯到英國去？』小小搖頭道，『母親不去，我也不去。我只愛我的國，又有樹，又有水。我不愛英國，他們那裏盡是些黃頭髮藍眼睛的孩子！』妹妹說，『我們的先生常常說，

我們也應當愛外國，我想那是合理的。」小小道，「你要愛你就愛，橫豎我只有一个心，愛了我的國，就沒有心再去愛別國。」妹妹一面撫着頭髮，說，「一個心也可以分作多少份兒，就如我的一個心，愛了父親，又愛了母親，又愛了許多的……」這時小小忽然指着天上說，「妹妹！快看！」妹妹止住了，擡頭看時，一個很小的星，拖着一片光輝，橫過天空，直飛向天末去了。

天漸漸的黑了，他們便進去。搬過兩張矮凳子，和一張大椅子，在院子裏吃着晚飯。母親在後面替妹妹通開了頭髮，鬆鬆的編了兩個辮子。小小便道，「有頭髮多麼麻煩！我天天早起就不用梳頭，就是洗頭也不費工夫。」妹妹一面吃飯，說，「但母親說頭髮有一種溫柔的美。」小小點頭說，「也是，不過我這樣子，即或是有頭髮，也不美的。」說得嬌嬌也笑了。

第二天早起，小小便忙着打發趙媽洗那桶子，買冰和鹽要做冰激凌。母親替他們調好了材料，兩個人便在院裏樹下搖着。

小小一會一會的便揭開蓋子看看，說，「好了！」一看仍是稀的。妹妹笑道，「你不要性急，還沒有凝上呢，儘着開蓋，把鹽都漏進去了！」小小又舀出一點來，嘗了嘗說，「沒有味兒，太淡了，不

如把我的糖，也拿幾塊來放上。」妹妹說好，於是小小放上好些的橘子糖，又把那一瓶香蕉油都倒了進去。末了又怕太甜了，便又對上些開水。

妹妹扎煞着兩隻溼手，用袖子拭了臉上的汗，便說，「熱得很，我不搖了！」小小說「等我來，你先坐在一邊歇着。」

搖了半天，小小也乏了，便說，「一定好了，我們舀出來吃罷。」妹妹便盛了出來，嘗了一口，半天不言語，小小也嘗著，却問妹妹說，「好吃不好吃？」妹妹笑道，「不像我們平常吃的那味兒，帶點酸又有些鹹。」小小放下杯子，拍手笑道，「什麼酸鹹？簡直是不好吃！算了罷，送給趙媽吃。」

胡亂的收拾起來。小小用衣襟自己扇着，說「還是釣螃蟹去有意思，我們搖了這半天的冰激凌，也熱了，正好樹陰底下涼快去。」妹妹便拿了釣竿，挑上了餌，出到門外。小小說，「你看那邊樹下水裏那一塊大石頭，正好坐着，水深也好釣；你如害怕，我扶你過去。」妹妹說，「我不怕。」說着便從水邊踏着一塊一塊的石頭，扶着釣竿，慢慢的走了上去。

雨後溪水漲了，石上好像小船一般，微風吹着流水，又吹着柳葉；蟬聲聒耳；田隴和村舍一望

無際。妹妹很快樂，便道，『這裏真好，我不想回去了！』小小道，『這塊石頭就是我們的國，我做總統，你做兵丁。』妹妹道，『我不做兵丁，我不會放槍，也怕那響聲。』小小說，『那麼你做總統，我做兵丁——以後這石頭隨水飄到大海上去，就另成了一個世界。』妹妹道，『那不好，我要母親，我自己不會梳頭。』小小道，『不會梳頭不要緊，把頭髮剪了去，和我一樣。』妹妹道，『不但爲梳頭，另一個世界也不能沒有母親，沒有了母親就不成世界。』小小道，『既這樣，我也要母親，但這塊石頭上，容不下。』妹妹站了起來，用釣竿指着說，『我們可以再搬過那一塊來……』

上面說着不隄防雨後石上的青苔滑得很，妹妹沒有站穩，一交跌了下去。小小趕緊起來拉住，妹妹已坐在水裏，釣竿也跌折了。好容易扶着上來，衣裳已經濕透，兩個人都嚇住了。小小連忙問，『碰着了那裏沒有？』妹妹看着手腕說，『這邊手上擦去了一塊皮，這倒不要緊，只是衣裳都溼了，怎麼好？』小小看她驚惶欲涕，便連忙安慰她說，『你別怕，我這里有手巾，你先擦一擦；我們到太陽底下曬着，一會子就乾了。如回家換去，嬌嬌一定要說你的。』妹妹想了一想，只得隨着他到岸上來。

小小站在樹陰下，看妹妹的臉，曬得通紅。妹妹說，『我熱極，頭都昏了。』小小說，『你的衣裳乾了沒有？』妹妹扶着便說，『那能這麼快就乾了！』小小道，『我回家拿傘去上面遮着，下面曬着就好了。』妹妹點一點頭，小小趕緊又跑了回來。

四下裏找不着傘，趙媽看見便說，『小小哥你找什麼？媽媽和嬸嬸都睡着午覺，你不要亂翻了！』小小只得悄悄的說與趙媽，趙媽驚道，『你出的好主意！曬出病來還了得呢！』說着便連忙出來，抱回妹妹去，找出衣裳來給她換上。摸她額上火熱，便沖一杯綠豆湯給她喝了，挑些「解暑丹」給她聞了，抱着她在廊下靜靜的坐着，一面不住的抱怨小小，妹妹疲乏的倚在趙媽肩上，說，『不干哥哥的事，是我自己摔下去的。』小小這時只呆着。

晚上妹妹只是吐，也不吃飯。嬸嬸十分着急；母親說一定是中了暑，明天一早請大夫去。趙媽沒有說什麼，小小只自己害怕。——明天早上，妹妹好了出來，小小方放了心。

他們不敢出去了，只在家裏玩。將扶着牽牛花的小竹桿兒，都拔了出來，先紮成幾面長方的籬子。然後一面一面的合了來，在樹下牆陰裏，蓋了一個小竹棚，也安上個小門。兩個人忙了一天，

直到上了燈，趙媽催吃晚飯，纔放下一齊到屋裏來。

母親笑說，「妹妹來，小小可有了伴兒了，連飯也顧不得吃，看明天叔叔來接了妹妹去，你可怎麼辦？」小小只笑着，桌上兩個人還不住的商議作棚子的事。

第二天恰好小小的學校裏開了一個「成績展覽會」，早晨先有本校師生的會集，還練習唱校歌，許多同學來找小小要和他一塊兒去。小小惦着要和妹妹蓋那棚子，只不肯去，同學一定要拉他走。他只是囑咐了妹妹幾句。又說，「午後我就回來，你先把頂子編上。」妹妹答應着，他便和同學去了。

好容易先生們來了，唱過歌，又亂了半天；小小不等開完會，自己就溜了出來。從書店經過，便買了一把綢製的小國旗，興興頭頭的舉着；進門就喚，「妹妹？我買了國旗來了，我們好插在棚子上……」趙媽從自己屋裏出來，笑道，「妹妹走了。」小小說，「你不必哄我！」一面跑上廊去只見母親自己坐在窗下寫信，小小連忙問，「妹妹呢？」母親放下筆說，「早晨叔叔自己來接，十點鐘的車，嬸嬸和妹妹就走了。」小小呆了，說，「怎麼先頭我沒聽見說？」母親說，「昨天晚上不是告

訴你了麼？前幾天叔叔來信，就說已經告了五天的假，要求把家搬到南邊去——我也想不到他們走的這麼快，妹妹原是不願意走的，嬸嬸說日子太短促了，他們還得回去收拾去，我也留他們不住。』小小說，『怎麼趙媽也不到學校裏去叫我回來？』母親說，『那時大家都忙着，誰還想起這些事！』說着仍自去寫信。小小站了半天，無話可說，只得自己出來，呆呆的在廊下拿着國旗坐着。

下午小小睡了半天的覺，晚上纔起來；胡亂吃過飯，自己悶悶的坐在燈下——趙媽進來問『我的那把剪刀呢？』小小道，『我沒有看見！』趙媽說『不是昨天你和妹妹編籬子，拿去剪繩子麼？』小小想起來，就說『在那邊牆犄角的樹枝上掛着呢，你自己去拿罷！』趙媽出去了，母親便說：『也沒見你這樣的淘氣！不論什麼東西，拿起來就走。怪道昨天那些牽牛花東倒西歪的，原來竹子都讓你拔去了，再淘氣連房子還都拆了呢！』妹妹走了，你該溫習溫習功課了，整天裏只顧玩，也不是事！』小小滿心裏惆悵抑鬱，正無處着落，聽了母親這一番話，便借此伏在桌上哭了，母親也不理他。

自己哭了一會，覺得無味，便起來要睡覺去。母親跟他過來，替他收拾好了。便溫和的撫着他

說，『好好的睡罷，明天早起，我教給你寫一封信給妹妹，請她過年再來。』他勉強抑住抽咽答應着，便自己臥下。母親在牀邊坐了一會，想他睡着，便捻暗了燈，自己出去。

他重新又坐了起來——窗外好亮的月光呵！照見庭院，照見滿地的牽牛花，也照見了牆隅未成功的竹棚。小門還半開着，頂子已經編上了，是妹妹的工作……

他無聊的掩過窗簾，重行臥下，——隱隱地聽見屋後溪水的流聲淙淙，樹葉兒也響着，他想起好些事。枕着手腕……看見自己的睡衣和衾枕，都被月光映得潔白如雪，微風吹來，他不禁又伏在枕上哭了。

這時月也沒有了，水也沒有了，妹妹也沒有了，竹棚也沒有了。這一切都不是——只宇宙中寂寞的悲哀，瀰漫在他穉弱的心靈裏。

七，二四一九二二。

超人

往事

——生命歷史中的幾頁圖畫

在別人只是模糊記着的事情，

然而在心靈脆弱者，

已經反覆而深深地

鏤刻在迴憶的心版上了！

索性憑着深刻的印象，

將這些往事

移在白紙上罷——

再回憶時

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一

將我短小的生命的樹，一節一節的斬斷了，圓片般堆在童年的草地上。我要一片一片的拾起來看：含淚的看，微笑的看，口裏吹着短歌的看。

難爲他裝點得一節一節，這般豐滿而清麗！

我有一個朋友，常常說，『來生！來生！』——但我却如此說：『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來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滿足的了！』

第一個厚的圓片是大海；海的西邊，山的東邊，我的生命樹在那里萌芽生長，吸收着山風海

濤。每一根小草，每一粒沙礫，都是我最初的戀慕，最初擁護我的安琪兒。

這圓片裏重疊着無數快樂的圖畫，愁嬉的圖畫，寂寞的圖畫，愚拙的圖畫，和泛泛無着的圖畫。

放下罷，不堪迴憶！

第二個厚的圓片是綠陰；這一片裏許多生命表現的幽花，都是這綠陰烘托出來的。有濃紅的，有淡白的，有不可名色的……

晚晴的綠陰，朝霧的綠陰，繁星下指點着的綠陰，月夜花棚秋千架下的綠陰！

感謝這曲曲屏山！他圈住了我許多思想。

第三個厚的圓片，不是大海，不是綠陰，是什麼？我不知道！

假如生命是無味的，我不要來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滿足的了。

黑暗不是陰霾，我恨陰霾，我卻愛黑暗。

在光明中，一切都顯着了。黑是黑白是白的，也有了樹，也有了花，也有了紅牆，也有了藍瓦；便一切嶄然，便有人，有我，有世界。

頌美黑暗！謳歌黑暗！只有黑暗能將這一切都消滅調和於虛空混沌之中；沒有了人，沒有了我，更沒有了世界！

黑暗的園裏，和華同坐。看不見她，也更看不見我，我們只深深的談着。說到同心處，竟不知是我說的，還是她說的，入耳都是天樂一般——只在一陣風過，槐花墜落如雨的時候，我因着衣上的感覺，和感覺的界限，纔覺得「我」不是「她」，纔覺得黑暗中仍有「我」的存在。

華在黑暗中遞過一朵茉莉，說，「你戴上罷，隨着花香，你縱然起立徘徊，我也知道你在何處。」——我無言的接了過來。

華妹呵，你終竟是個小孩子。槐花，茉莉，都是黑暗中，最着迹的東西，在無人我的世界裏。要拒絕這個！

三

『只是等着，等着，母親還不回來呵！』

乳母在燈下睜着疲倦下垂的眼睛，說，『瑩哥兒！不要儘着問我，你自己上樓去，在欄邊望一望，山門內露出兩盞紅燈時，母親便快來了。』

我無疑地開了門出去，黑暗中上了樓——望着，望着，無有消息。

繞過那邊欄旁，正對着深黑的大海，和閃爍的燈塔。

幼稚的心，也和成人一般，一時的光明朗澈——我深思，我數着深光明滅的數兒，數到第十八次。我對着未曾想見的命運，自己假定的起了懷疑。

『人生燈一般的明滅，飄浮在大海之中』——我起了無知的長太息。

生命之燈燃着了，愛的光從山門邊兩盞紅燈中燃着了！

四

在堂裏忘了有雪，並不知有月。

匆匆的走出來，捻滅了燈，原來月光如水！

只深深的雪，微微的月呵！地下很清楚的現出掃除了的小徑。我一步一步的走，走到牆邊，還覺得脚下踏着雪中沙沙的枯葉。牆的黑影覆住我，我在影中抬頭望月。

雪中的故宮，雲中的月，薨瓦上的獸頭——我回家去，在車上，我覺得這些熟見的東西，是第一次這樣明澈生動的入到我的眼中，心中。

五

場廳裏四隅都黑暗了，只整齊的椅子，一行行的在陰沉沉的影兒裏平列着。

我坐在盡頭上近門的那一邊，撫着錦衣，撫着繡帶和纓冠凝想——心情複雜得很。晚霞在窗外的天邊，一剎濃紅，一剎深紫，迴光到屋頂上——

台上琴聲作了，一圈的燈影裏，從台側的小門，走出十幾個白衣綵飾散着頭髮的安琪兒，慢慢的相隨進來，無聲地在台上練習着第一場裏的跳舞。

我凝然的看着瀟灑極了，溫柔極了，上下的輕紗的衣袖和着鏗鏘的琴聲，合拍的和我心絃跳動，怎樣的感人呵！

燈滅了，她們又都下去了，台上台下只我一人了。

原是叫我出來疎散休息着的，我却那里能休息？我想……一會兒這場裏便充滿了燈彩，充滿了人聲和笑語，怎知道劇前只爲我一人的思考室呢？

在宇宙之始，也只有一个造物者，萬有都整齊平列着，他凭在高欄。看那些光明使者，歌頌——跳舞。

到了宇宙之中，人類都來了，悲戲也好，喜劇也好，佯悲詭笑的演了幾場，劇完了人散了，燈滅了……一時沉黑，只有無盡無窮的寂寞！

一會兒要到台上，要說許多的話。愁穉的話，激昂的話，戀別的話……何嘗是我要說的？但我

既這樣的上了台，就必須這樣的說。我千辛萬苦，冒進了陰慘的夜宮，經過了光明的天國，結果在劇中還是做了一場大夢。

印證到真的——比較的真的——生命道上，或者只是時間上久暫的分別罷了；但在無限之生裏，真的生命的幾十年，又何異於台上之一瞬？

我思路沉沉，我覺悟而又惆悵，場裏更黑了。

台側的門開了，射出一道燈光來——我也須下去了，上帝！這也是「爲一大事出世！」

我走着台上幾小時的生命的道路……

又乏倦的倚着台後的琴站着——幕外的人聲，漸漸的遠了，人們都來過了；悲劇也罷，喜劇也罷，我的事完了；從宇宙之始，到宇宙之終，也是如此，生命的道路走盡了！

看她們洗去鉛華，卸去妝飾，無聲的忙亂着。

滿地的衣裳狼藉，金戈和珠冠雜置着。台上的仇敵，現在也拉着手說話；台上的親愛的人，却東一個西一個的各忙自己的事。

我只看着——終竟是弱者呵！我愛這幾小時如夢的生命！我撫着頭髮撫着錦衣……『生命只這般的虛幻麼？』

六

涵在廊上吹簫，我也走了出去

天上只微微的月光，我撩起垂拂的白紗帳子來，坐在廊上的牀邊。

我的手觸了一件蠕動的東西，細看時是一條很長的蜈蚣。我連忙用手絹拂到地上去，又喚涵踏死他。

涵放了簫，只默然的看着。

我又說：『你還不踏死他！』

他抬起頭來，嚴重而溫和的目光，使我退縮。他慢慢的說：『姊姊，這也是一個生命呵！』霎時間，使我有無窮的慚愧和悲感。

七

父親的朋友送給我們兩缸蓮花：一缸是紅的，一缸是白的，都擺在院子裏。

八年之久，我沒有在院子裏看蓮花了——但故鄉的園院裏，卻有許多；不但有並蒂的，還有三蒂的，四蒂的，都是紅蓮。

九年前的一個月夜，祖父和我在園裏乘涼。祖父笑着和我說，『我們園裏最初開三蒂蓮的時候，正好我們大家庭中添了你們三個姊妹。大家都歡喜，說是應了花瑞。』

半夜裏聽見繁雜的雨聲，早起是濃陰的天，我覺得有些煩悶。從窗內往外看時，那一朵白蓮

已經謝了，白瓣兒小船般散飄在水面。梗上只留個小小的蓮蓬，和幾根淡黃色的花鬚。那一朵紅蓮，昨夜還是菡萏的，今晨却開滿了，亭亭地在綠葉中間立着。

仍是不適意——徘徊了一會子，窗外雷聲作了，大雨接着就來，愈下愈大。那朵紅蓮，被那繁密的雨點，打得左右欹斜。在無遮蔽的天空之下，我不敢下階去，也無法可想。

對屋裏母親喚着，我連忙走過去，坐在母親旁邊說笑——一回頭忽然看見紅蓮旁邊的一個大荷葉，慢慢的傾側了來，正覆蓋在紅蓮上面……我不寧的心緒散盡了！

雨勢並不減退，紅蓮却不搖動了。雨點不住的打着，只能在那勇敢慈憐的荷葉上面，聚了些流轉無力的水珠。

我心中深深的受了感動——

母親呵！你是荷葉，我是紅蓮。心中的雨點來了，除了你，誰是我在無遮攔天空下的蔭蔽？

七，二一，一九二二。

原是兒時的海，但再來時却又不同。

傾斜的土道，緩緩的走了下去——下了幾天的大雨，溪水已漲抵橋板下了。再下去，沙上軟得很，揀塊石頭坐下，伸手輕輕的拍着海水……兒時的朋友呵！又和你相見了。

一切都無改：燈塔還是遠立着，海波還是黏天的進退着，坡上的花生園子，還是有人在耕種着——只是我改了，膝上放着書，手裏拿着筆，對着從前絕不起問題的四圍的環境思索了。

居然低頭寫了幾個字，又停止了，看了看海，坐的太近了，凝神的時候，似乎海波要將我飄起來。

年光真是一件奇怪的東西！一次來心境已變了，再往後時如何？也許是海藉此要拒絕我這失了童心的人，不讓我再來了。

天色不早了。採了些野花，也有黃的，也有紫的，夾在書裏。無聊的走上坡去——華和傑他們卻從遠遠的沙灘上，拾了許多美麗的貝殼和卵石，都收在籃裏，我只站在橋邊等着……

他們原和我當日一般，再來時，他們也有像我今日的感想麼？

九

只在夜半忽然醒了的時候，半意識的狀態之中，那種心情，我相信是和初生的嬰兒一樣的。——每一種東西，每一件事情，都漸漸的，清澈的，侵入光明的意識界裏。

一個冬夜，只覺得心靈從渺冥黑暗中漸漸的清醒了來。

雪白的牆上，那來些粉霞的顏色？那光輝還不住的跳動——是夜月麼？比他清明。是朝陽麼？比他穩定。欠身看時，却是薄簾外熊熊的爐火。是誰臨睡時將他添得這樣旺！

這時忽然了解是一夜的正中。我另到一個世界裏去了，澄澈清明，不可描畫；白日的事，一些兒也想不起來了，我只靜靜的……

回過頭來，牀透小几上的那盆牡丹，在微光中暈紅着臉，好像淺笑着對我說，『睡人呵！我守着你多時了。』——水仙却在光影外，自領略她凌波微步的仙趣，又好像和倚在她旁邊的梅花

對語。

看守我的安琪兒呵！在我無知的濃睡之中，都將你們辜負了！

火光仍是漾着我仍是靜着——我意識的界限，却不只牡丹，不止梅花，漸漸的擴大起來了。但那時神清若水，一切的事，都像剔透玲瓏的石子般，侵在水裏，歷歷可數。

一會兒漸漸的又沉到無意識界中去了——我感謝睡神，她用夢的簾兒，將光霧般的一夜，和塵囂的白日分開了，使我能完全的留一個清絕的記憶！

十

晚餐的時候，燈光之下，母親看着我半天，忽然想起笑着說，『從前在海邊住的時候，我悶極了，午後睡了一覺，醒來遍處找不見你。』

我知道母親要說什麼——我只不言語，我憶起我五歲時的事情了。

弟弟們都問，『往後呢？』

母親笑着看着我說：『找到大門前，她正呆呆的自己坐在石階上，對着大海呢！我睡了三點鐘，她也坐了三點鐘了。可憐的寂寞的小人兒呵！你們看她小時已經是這樣的天真而沉默了——我連忙上前去，珍重地將她攬在懷裏……』

母親眼裏滿了歡喜慈憐的珠淚。

父親也微笑了。——弟弟們更是笑着看我。

母親的愛，和寂寞的悲哀，以及的海的深遠；都在我心中又起了一回不可言說的惆悵！

十一

忘記了是那一個春天的早晨——

手裏拿着幾朵玫瑰，站在廊上——馬蓮遍地的開着，玫瑰更是繁星般在綠叢中顫動。

她們兩個在院子裏緩步，微笑的互視的談着。

這一切都與我無關涉——朝陽照着她們，和風吹着她們；她們的交情在朝陽上蘊釀，她們

的衣裙在和風中整齊地飄揚。

春浸透了這一切——浸透了花兒和青草……

上帝呵！獨立的人不知道自己也沒在春光中。

十二

悶極，是出遊都可散懷。——便和她們山遊了半日。

回來了——一路只泛泛的。

震盪的車裏，我只向後攀着小圓窗看着。彎曲的道兒，跟着車走來，愈引愈長。樹木，村舍，和田隴，都向後退曳了去，只有西山峯上的晚霞不動。

車裏，她們捉對兒談話，我和晚霞談話。——『晚霞！我不配和你心談，但你總可容我瞻仰。』

車進到城門裏，我偶然想起那園來，她們都說去走一走，我本無聊，只微笑隨着她們車又退出去了。

悄悄地進入園裏，天色漸暗了——憶起去年此時，正是出園的時候，那時心緒又如何？

幽涼裏，走過小橋，走過層階，她們又四散了。我一路低首行來，猛擡頭見了烈塚碑下獨坐。四望青青，晚霞更紅了！

正在神思飛越，忠從後面來了。我們下了台去，在仄徑中走着。我說，『我願意在此過這悠長的夏日，避避塵囂。』她說，『佳時難再，此遊也是紀念。』我無言點首。

鳥兒都休息了，不住的啁啾着——暮色裏，匆匆的又走了出來。車進了城了，我仍是向後望着。涼風吹着衣袖和頭髮——莊嚴蒼古的城樓，浮在晚霞上，竟留了個最濃郁的回憶！

七 七 一九二二

十三

小別之後，星來訪我——先在窗下寫些字，看些畫，晚涼時纔出去。

只談着談着，籬外的夕陽漸漸淡了，牆影漸漸的長了，晚霞退了，繁星生了；我們便漸漸的浸

到黑暗裏，只能看見近旁花台裏的小白花，在蒼茫中閃爍——搖動。

她談到沿途的經歷和感想，便說，『月下宜有清話。羣居雜談，實在無味。』

我說：『夜坐談話，到底比白日有趣，但各種的夜又不同了。月夜宜清談，星夜宜深談，雨夜宜絮談，風夜宜壯談……固然也須人地兩宜，但似乎都有自然的趨勢……』

那夜樹影深深，四顧悄然，却是個星夜！

我們的談話，并不深到許多，但已覺得和往日的微有不同。

十四

每次拿起筆來，頭一件事憶起的就是海。我嫌太單調了，常常因此擱筆。

每次和友朋談話。談到風景，海波又侵進談話的岸線裏，我嫌太單調了，常常因此默然，終於無語。

一夜和弟弟們在院子裏乘涼，仰望天河，又談到海。我想索性今夜澈底的談一談海，看詞鋒

到何時爲止。聯想至何處爲極。

我們說着海潮，海風，海舟……最後便談到海的女神。

涵說，『假如有位海的女神，她一定是「豔如桃李，冷若冰霜」的。』我不覺笑問，『這話怎講？』

涵也笑道，『你看雲霞的海上，何等明媚；風雨的海上，又是何等的陰沉！』

傑兩手抱膝凝聽着，這時便運用他最豐富的想像力，指點着說：『她……她住在燈塔的島上，海霞是她的扇旗，海島是她的侍從；夜裏她曳着白衣藍裳，頭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掛着明星的瓔珞；翩翩地飛行於海波之上……』

楫忙問，『大風的時候呢？』傑道：『她駕着風車，狂飆疾轉的在怒濤上驅走；她的長袖拂沒了許多帆舟。下雨的時候，便是她憂愁了，落淚了，大海上一切都低頭靜默着。黃昏的時候，霞光燦然，便是她迴波電笑，雲髮飄揚，丰神輕柔而瀟灑……』

這一番話帶着畫意，又是詩情，使我神往，使我微笑。

楫只在小椅子上，挨着我坐着，我撫着他，問，「你的話必是更好了，說出來讓我們聽聽！」他本靜靜的聽着，至此便看着我的臂兒笑道，「海太大了，我太小了，我不會說。」

我肅然——涵用摺扇輕輕的擊他的手，笑說，「好一個小哲學家！」

涵道「姊姊，該你說一說了。」我道，「好的都讓你們說盡了——我只希望我們都像海！」傑笑道，「我們不配做女神，也不要「豔如桃李，冷若冰霜」的。」

他們都笑了——我也笑說：「不是說做女神，我希望我們都做個「海化」的青年。像涵說的，海是溫柔而沉靜。傑說的，海是超絕而威嚴。楫說的更好了，海是神祕而有容，也是虛懷，也是廣博……」

我的話太乏味了，楫的頭漸漸的從我臂上垂下去，我扶住了，回身輕輕地將他放在竹榻上。涵忽然說：「也許是我看的書太少了，中國的詩裏，詠海的真是不多；可惜這麼一個古國上下數千年，竟沒有一個「海化」的詩人！」

從詩人上，他們的談鋒便轉移到別處去了——我只默默的守着楫坐着，剛纔的那些話，只

在我心中，反覆的尋味——思想。

十五

黃昏時下雨，睡得極早，破曉聽見鐘聲續續的敲着。

這鐘聲不知是那個寺裏的，起的稍早，便能聽見——尤其是冬日——但我從來未曾數過，到底敲了多少下。

徐徐的披衣整髮，還是四無人聲，只聞啼鳥。開門出去，立在欄外，潤溼的曉風吹來，覺得春寒還重。

地下都潮潤了，花草更是清新，在濛濛的曉煙裏籠蓋着，秋千的索子，也被朝露壓得沉沉下垂。

忽然理會得枝頭漸綠牆內外的桃花，一番雨過，都零落了——
憶起斷句『落盡桃花澹天地，』臨風獨立，不覺悠然！

十六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許多可紀的事，一年三百六十五夜，更有許多可紀的夢。

在夢中常常是神志湛然，飛行絕跡。可以解卻許多白日的塵機煩慮，更有許多不可能的。意外的遨遊，可以突兀實現。

一個春夜：夢見忽然在一個長廊上徐步，一帶的花竹欄杆，欄外是水，廊上近樓的那一邊，不到五步，便放着一張小桌子，用花邊的白布罩着，中間一瓶白丁香花，雜着玫瑰，旁邊還錯落的擺着杯盤，望到廊的盡處，幾百張小桌子，都是一樣的。好像是有什麼大集會，候客未來的光景。

我不敢久駐，輕輕的走過去。廊邊一扇綠門，徐徐推開，又換了一番景緻，長廊上的事，一概忘了。

門內是一間書室，盡是籐榻竹椅，地上鋪着花蓆。一個女子，近窗寫着字，我彷彿認得是在夏令會裏相遇的誰家姊妹中之一。

我們都沒有說什麼，我也未曾向她謝擅入的罪，似乎我們又是約下的。這時門外走進她的妹妹來，笑着便帶我出去。

走過很長的甬道，兩旁柱上掛着許多風景片，也都用竹框嵌着，道旁遮滿了馬櫻花。

出了一個圓門——便是夢中意識的焦點，使我醒後能帶挈着以上的景緻，都深憶不忘的——到了門外，只見一望無邊蔚藍欲化的水！

這一片水：不是湖也不是海，比湖蔚藍，比海平靜。光豔得不可描畫……不可描畫！生平醒時和夢中所見的水，要以此爲第一了！

一道柳隄將這水界開了，綠意直伸到水中去。隄上緩步行來。夢中只覺飄然，悠然而又憮然！走盡了長隄，到了青翠的小山邊，一處層階之下，聽得堂上有人講書。她家的姊姊忽然又在旁邊，問我，「你上去不？」我謝她說，「不去罷，還是到水邊好。」

一轉身又只剩我自己了，這回却沿着水岸走。風吹着柳葉。附滿了綠苔的石頭，錯雜的在細流裏立着。水光浸透了我沉醉的靈魂……

簾子一聲響，夢驚碎了！水光在我眼前，漾了幾漾，便一時散開了，蕩化了！
張遞過一封信，匆匆的便又出去。

我要留夢，夢已去無痕跡……

朦朧裏拿起信來一看，卻是琳在西湖寄我的一張明信片。

晚上我便寄她幾行字：

姊姊！

清福便獨享了罷，

何須寄我些春泛的新詩？

心靈裏已是煩忙，

又添了未曾相識的湖山，

頻來入夢！

——春水一五七——

十七

我坐在院裏，儀從門外進來，悄悄地和我說，「你睡了以後，叔叔騎馬去了，是那匹好的白馬……」我連忙問，「在那里？」他說「在山下呢，你去了，可不許說是我告訴的。」我站起來便走。儀自己笑着，走到書室裏去了。

出門便聽見濤聲新雨初過，天上還是輕陰。曲折平坦的大道，直斜到山下，既跑了就不能停足，只身不由己的往下走。轉過高岡，已望見父親在平野上往來馳騁。這時聽得乳娘在後面追着，喚「慢慢的走！看道滑掉在谷裏！」我不能回頭，索性不理她。我只不住的喚着父親，乳娘又不住

的喚着我。

父親已聽見了，回身立馬不動。到了平地上，看見董自己遠遠的立在樹下。我笑着走到父親馬前，父親凝視着我，用鞭子微微的擊我的頭，說，『睡好好的，又出來作什麼！』我不答，只舉着兩手笑說，『我也上去！』

父親只得下來，馬不住的在場上打轉，父親用力牽住了，扶我騎上。董便過來挽着轡頭，緩緩的走了。擡頭一看，乳娘本站在岡上望着我這時纔轉身下去。

我和董說，『你放了手，讓我自己跑幾週！』董笑說，『這馬野得很，姑娘管不住，我快些走就得了。』

漸漸的走快了，只聽得耳旁海風，只覺得心中虛涼，只不住的笑，笑裏帶着歡喜與恐怖。

父親在旁邊說，『好了，再走要頭暈了！』說着便走過來。我擦開臉上的短髮，雙手扶着鞍子，笑對父親說，『我再學騎十年的馬，就可以從軍去了，像父親一般做勇敢的軍人！』父親微笑不答。

馬上看了海面的黃昏——

董在前牽着，父親在旁扶着。晚風裏上了山，直到門前。母親和儀還有許多人，都到馬前來接我。

十八

我最怕夏天白日睡眠，醒時使人惆悵而煩悶。

無聊的洗了手臉，天色已黃昏了，到門外園院小立，擡頭望見了一天金黃色的雲彩。——世間只有雲霞最難用文字描寫，心裏融會得到，筆下却寫不出。因為文字原是最着迹的，雲霞卻是最靈幻的，最不着迹的，徒喚奈何！

回身進到院裏，隔窗喚涵遞出一本書來，又到門外去讀。雲彩又變了，半圓的月，漸漸的沒入雲裏去了。低頭看了一會子的書。聽得笑聲，從圓形的緣滿豆葉的棚下望過去，傑和文正並坐在秋千上：往返的盪搖着，好像一幅活動的影片，——光也從圓片上出現了，在後面替他們推送着。

光夏天瘦了許多，但短髮拂額，仍掩不了她的憨態。

我想隨處可寫，隨時可寫，時間和空間裏，開滿了空靈清豔的花，以供慧心人的采擷，可惜慧心人寫不出！

天色更暗了，書上的字已經看不見。雲色又變了，從金黃色到了暗灰色。輕風吹着紗衫，已是太涼了，月兒又不知那里去了。

七五 一九二二

十九

後樓下伴芳彈琴，忽然大雷雨——

那些日子正是初離母親過宿舍生活的時期。一連幾天，都是好天氣，同學們一起讀書說笑，不覺把家淡忘了。——但這時我心裏突然的鬱悶焦燥。

我站在琴旁，低頭撫着琴上的花紋，說『我們到前樓去罷！』芳住了琴勸我說：『等止了雨再走，你看這麼大的雨，如何走得下去；你先在一旁坐着聽我彈琴，好不好？』我無聊只得坐下。

雷聲只管隆隆，雨聲只管澎湃。天容如墨，窗內黑暗極了。我替芳開了琴旁的電燈，她依舊彈着，只回頭向我微微的笑了一笑。

她不注意我，我也不注意她——我想這時母親在家裏，也不知道做些什麼？也許叫人捲起葦簾，挪開花盆，小弟弟們都在廊上拍手看雨……

想着，目注着芳的琴譜，忽然覺得紙上漸漸的亮起來，回頭一看，雨已止了，夕陽又出來了，浮雲都散了，奔走得很快。樹上更綠了，蟬兒又帶着溼聲亂叫着。

我十分歡喜，過去喚芳說『雨住了，我們下去罷！』芳看一看壁上的鐘，說『只剩一刻鐘了，再容我彈兩遍。』我不依，說『你不去，我自己去。』說着回頭便走。她只得關上琴蓋，將琴譜收在小櫃子裏，一面笑道，『你這孩子真磨人！』

球場邊雨水成湖，我們挨着牆邊，走來走去。藤蘿上的殘滴，還不時的落下來，我們并肩站在水邊，照見我們在天上雲中的影子。

只走來走去的談着，鬱悶已沒有了。那晚我竟沒有上夜堂去，只坐在秋千板上，芳攀着秋千

索子，站在我旁邊，兩人直談到夜深。

二十

精神上的朋友宛因，和我的通訊裏，曾一度提到死後，她說：『我只要一個白石的墳墓，四面矮矮的石欄，墓上一個十字架，再有一個仰天沉思的石像……這墓要在山間幽靜處，叢樹陰中，有溪水徐流，你一日在世，有什麼新開的花朵，替我放上一兩束，其餘的人，就不必到那里去。』

我看完這一段，立時覺得眼前湧現了一幅清幽的圖畫。但是我想來想去……宛因呵，你還未免太「人間化」了！

何如脚兒赤着，髮兒鬆鬆的挽着，樞殼用縞白的輕綃裹着，放在一個空明瑩澈的水晶棺裏。用紗燈和細樂，一葉扁舟，月白風清之夜，將這棺兒送到海上，在一片挽歌聲中，輕輕的繫下，葬在海波深處。

想像弔者白衣如雪，幾隻大舟，首尾相接，耀以紅燈，繞以清樂，一簇的停在波心，何等淒清，何

等蒼涼，又是何等的豪邁！

以萬頃滄波作墓田，又豈是人跡可到？即使專誠要來瞻禮，也只能下俯清波，遙遙憑弔。

更何必以人間暫時的花朵，來娛悅海中永久的靈魂，看天下的亂星孤月，水面的晚烟朝霞，聽海風夜奔，海波夜嘯。比新開的花，徐流的水，其壯美的程度相去又如何？

從此穆然，超然，在神靈上下，魚龍競逐，珊瑚玉樹交枝迴繞的淵底，垂目長眠；那真是數千萬年來人類所未享過的奇福！

至此擱筆，神志灑然，忽然憶起少作走韻的「集龔」中有：『少年哀樂過於人，消息都妨父老驚，一事避君君匿笑，欲求縹渺反幽深。』——不覺一笑！

*D五九三三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國難後第三版

笄

(84803)

文學研究會叢書超

人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伍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冰心女士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朱慰萱)

